文艺生活 82 周刊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 2012/12/15 总第82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



封面人物

曹方：恒温之心

小众和大众，艺术究竟为哪般？

声音的捕手：DJ阿鹏

戏评 | 《窝头会馆》《情人的衣服》
影评 | 娄烨《浮城谜事》、迈克尔·哈内克《爱》
书评 | Patti Smith《只是孩子》

彼得·布鲁克在中国

让诗歌走进剧场
上海聆舞剧团《写诗》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2012/12/15　总第 82 期
每月逢 1、15 日出刊
www.zhoukan.cc

关注 Attention
新浪微博 @ 文艺生活周刊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zhoubao/

订阅 Subscribe
http://zhoukan.cc/subscribe/
同时支持 IPAD 和 IPHONE 免费订阅
在 APP Store 里搜索“文艺生活周刊”即可

封面人物：音乐人 - 曹方
封底图片：我们书店（青岛）

投稿 Contribute
E-mail: m@zhoukan.cc
合作 Contact
E-mail: m@zhoukan.cc

注：本刊所登所有活动预告的具体细节均按主办方当日安排为准，建议前往参加前进行相关确认。



2012—2013 · 天会亮的

文/曹真（执行主编）

似乎应该把2012年《文周》最后一篇卷首的主题定的深远一点，例如，当生存成为唯一的充要条件时；当丢弃一切修饰词，重新成为一个裸露的“人”的时候......可是，属于每个人的末日总会到来。想到这，那些崇高的调调忽地就摔在了我面前，假设中的疑问荡然无存。也考虑应景一些，像做工作总结那样，不过当我用午夜广播的语调朗读之后，感性不足，枉费了“末日”的旗号。

“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一句话让心情惆怅起来。不知会不会成为卷首写的最多的一人呢，轮到我的时候总可以看成是新一轮的开始，甚至可以通过研究书写卷首的频率来观察新旧同僚更替状况。朋友总是有聚有散，消失的那些人，不是不可以重新找回来，但仿佛用完了上一个纪元相遇的所有可能，下一次的见面总要怀揣足够的勇气与理由。

大体上，2012就算作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年度吧，入围理由用的是摈弃不了的中庸之道。去看电影，老妈强调一定要“先苦后甜”，于是，看完《一九四二》转角就拐进了《泰囧》的厅里。偶尔也会关心地球另一半发生的暴乱以及家门口岛屿的口舌之争，却远不及听到预报“明天又要大风降温”来的实际，日子过得消无声息，只有用一件又一件的国内外要闻来凸显时间的流逝。

瑟瑟发抖地把【书CLASSIC】暂停，万般无奈地放弃等待了太久的回邮，很多事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开始又结束。狡辩说，被套上“半途而废女王”的称号其实不算自封为王，却也沾沾自喜，得到的总比失去的要多。去年年末时的盘点全然没有如法炮制，借由“末日”，让一切顺其结束，或把脸挤成蒙克笔下的“呐喊”状，大声疾呼，一切又要重新洗牌了，我喜欢称它为新纪元的诞生。

2012最后一期音乐专访的主人公是一路与彩虹作伴的曹方，想起很久以前曾经联系过她的一封邮件，那时的《文周》还是个初生的Baby，连联系她的邮箱也已作废了很久。幸好，她依旧还在。

老套而实在的嘱咐，珍惜那些陪你过末日的人和那些在你记忆中不曾丢掉的过往，在进入下一个纪元时，也不会因为太两手空空而不知所措。妖言惑众的罪名担当不起，如果那些为了躲避末日而储备的火柴蜡烛，真能够照亮吞噬自我的黑暗，也算这个末日没有白过。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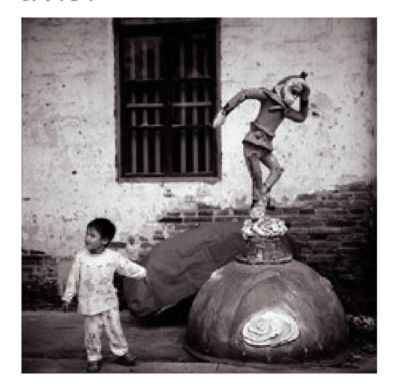
用一句话献给即将到来的玛雅人的新纪元，和我们的2013。

“只有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亮了。天亮的日子多着呢。太阳不过是一颗晨星。”

——《瓦尔登湖》

DIRECTORY

P56-65 摄影



摄影 • 图作

童年时 | 摄影师：肉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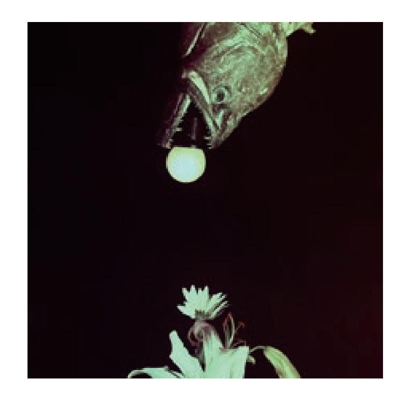
肉腾腾的作品已经讲了太多故事，而作品下的文字大多只是他拍摄时刻发生的情景和对话。“芒果还涩，她抓了把盐沾着吃。2 点钟，烈日当头，她走在上学的路上，她盯着我手里瓶子问，‘叔叔能给我喝点水吗’？”



摄影 • 人物

蜜三刀乐队贝斯手马克的摄影师生活

从最初拍摄嚎叫俱乐部等地摇滚演出的现场，到现在记录台下的、生活中的朋克，马克的拍摄题材发生了转变。他说舞台上的人似乎很相似，愤怒的表情、疯狂的肢体、强烈的灯光，而台下的他们比舞台上更真实。



P66-73 当代艺术

末日青年的封疆拓欲

——许敌摄影作品展

这一代人赶上了许多个世界末日。对死亡的恐惧与生俱来，但对信仰的需求则来源于内心的无所凭依，在成长和生活过程中，人们总在搭建自己的世界积木，然而少年的爱情最终笑场，父母的教诲土的掉渣，世界的规则总在洗牌，下一次被重塑下一次再强奸，每一次幻灭都是一个自我的坍塌，同时开启另一扇明日花园尘掩的暗门。80 后生人是习惯了刷新概念的末日青年。

小众和大众，艺术究竟为哪般？

业内人士如今一提起 798 就皱眉头，说商业气息太重。街道上有一些果品饮料店，画廊里卖一些自制工艺品这些都无可厚非，毕竟能解人饥渴、寄人忆思嘛，问题是偏偏它只有这些，只有大批量复制的商品和大批量咔咔拍照的人群。艺术跑到哪里去了？...... 也许我们的 798 可以从停止供应酒水点心、全民齐舞画笔这里重新开幕！



P74-85 书氧空间

书 • 讯 TAG: **《春在绿芜中》，科学松鼠会和它的朋友们，**《无罪的罪人》，村上龍料理，《草木一村》

书 •CLASSIC The Book Thief | 偷书贼

书 • 评 **帕蒂•史密斯 (Patti Smith)《只是孩子》**

（美）恩尼斯特·盖恩斯 《我的灵魂永不下跪》

书 • 途 我们书店（青岛）



P86-93　N 频道

跨界人物专访

声音的捕手：DJ 阿鹏

“我想那段时间有很多人会像我一样，像个见不到光的盲童一样，在西祠、豆瓣等等网站论坛寻找出现他声音的可能。其实那时我已经不怎么听电台了，但似乎阿鹏的节目承载了属于我们的习惯和回忆，它就像一个标签一样，如果丢了这份熟悉的声音，仿佛过往的一切都将找不回来了 ……”



P94-101　艺述现场

小清新，树新风

第二届小清新音乐节北京站

《文周》：请白描一下您心中“小清新”的形象。

梅二：你说哪个小清新？那种小清新是长裙子帆布鞋，波西米亚式的打扮吧，很多唱片封面那样的，蓝天啊白云啊菊花啊，台湾啊日本那种。我们这样的小清新，那就没底了，眼镜宅男、屌丝、干物女、土流氓、金链汉子、二龙湖浩哥……都算吧



P102-113　艺述生活导航

音乐　**“我的歌声里”曲婉婷亚洲巡回演唱会·北京站**
ONE DAY：黄韵玲作品群星演唱会
荔芙和他的朋友们新年派对系列：一首摇滚地球
山谷里的圣诞节：小娟 & 山谷里的居民演唱会
子曰秋野“非有神”盘点作品演唱会：石头过河
朗朗钢琴独奏音乐会
逃跑计划 2012 跨年专场

戏剧　陈佩斯《老宅》/ **《阳台》青春版**
台湾表坊《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
李伯男 何念《妄谈与疯话》
国家话剧院明星版《大宅门》

电影　中国电影资料馆 12 月学术放映：**《蓝》**《法国香颂》《波拉特》
法国文化中心 12 月电影

展览　全球年度最佳创意广告展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北平艺专精品展
刘畅个人摄影展：“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

讲座 / 沙龙　**因为港乐，认识一座城**
微博传播与古代谶言
《旅行家》沙龙：我看见的胡同
版画今日谈

… …



（本期微语录均来源于新浪微博）

编辑 / 安生

@文艺生活周刊

#港味影像#【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戏子的情分捎带了台下，心上的痕迹红得潮湿的落到妆面上。说句狠话，我们从此各行个的戏，各染各的眉梢。



@苏岑（作家，作品有《非常品红楼》《20岁跟对人，30岁做对事》等）

《品位》的记者问我有什么愿望？第一个想到的是“去个暖和的地方过冬”。一生不断行走，都是为了找到那个更暖的地方。虽每张机票都有不同的起终点，但生命的起终点人皆同一站，唯一能区分生命与生命间差异的是：起点和终点之间，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一个地方，时常搁在心里，想起来就暖和。

@侯文咏（台湾畅销小说家，编剧、电视剧制作人）

我们无法增加亲人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陪伴亲人的密度，原本一天和爸妈谈心一小时，现在增加为两小时，不就等于让生命延长一倍了吗？——一位朋友在父亲病榻写给我的信。



@吴虹飞（幸福大街乐队主唱，作家）

关于重生的梦是什么呢？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一种欲望。就是得过且过的样子，想睡觉。想一直睡啊睡啊，睡下去。而且是自己小小的房间里。像一个蜗牛一样。脑子停止活动，仿佛宇宙进入静谧之中。忽然间也失去所有的表达能力。

@生活方式研究院（生活方式研究中心）

#2012生活方式报告#现代人最大的生活方式病，就是过分地看重方式，而忽略生活本身。——@于丹

@张曼娟（台湾作家）

2012年代表字已选出来了，是“忧”， 好像并不令人意外。 但这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人关心、有人积极、 有人付出，有人愿意站出来一起努力，“忧”，加上“人”就变成了“优”。 对未来，我还是充满希望的。



@阿信（五月天乐队主唱）

如果猫会修计算机，会不会很多女孩连男朋友都不要了？



@庄雅婷（媒体人，专栏作家）

时间带给我们的好处是：让你不舒服的东西，无论多好看多好听多正确，你依然会情不自禁远离它。

@素食棉棉（棉棉，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糖》）

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他的脸与身体，符合一些人对梦想的要求。在不同的时空中游荡，他希望能因此而看清楚从地狱到天堂的颜色。他承认，表演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演电影时，他总是试图不动声色的带给大家一种印象：他就是那个角色本身。 在这里，我们叫他演员。 ——MM《声名狼藉》

@电影人程青松（导演，编剧，《青年电影手册》主编）

电影一上映，导演就该沉默。观众没有必要在电影院通过耳麦来收听你在场外的解说。无法通过电影文本传达出来，那只是证明你表达能力不好。





曹方：恒温之心

编辑/小粉　记者/可小扯
演出图片摄影师/王昊宸　部分图片由NOVA娱乐提供

整理这次采访的录音时，我听到两个声音在呼应彼此：
一个气息柔弱，声音局促，是我；
一个声色明朗，坚定有力，是曹方。
慢慢的，曹方的声音将我的声音搀扶起来，十分友善地领我踏上通向属于她的世界的那条道路。

在这条路上走着，我发现，曹方太了解自己了。和她的内心交流，既不需要任何逻辑上的铺垫，也不必为可能的冒犯惴惴不安。那条道路笔直又顺畅，如果没有猜错，这是曾经一遍遍叩问过心门，试图同自己恳谈、和解，把穿着外衣、剧情复杂的日子剔成骨头，并有勇气把骨头坦诚吐露出来的人，才会具备的状态。

曹方把这种状态称为**“看见彩虹”**。

曹方的歌多写给自己，然而，但凡听歌的，都会把歌听出个推心置腹来。那我们不妨来变个戏法儿，把“自己”换成第二人称“你”，意思就出来了：**曹方不会用声音一遍遍抚慰你（自己）的伤口，因为不允许你（自己）甘当弱者；她不会用音乐去招惹你（自己）肺腑里咆哮的巨兽，因为她不允许你（自己）做一个疯子。**

2009夏日启航音乐节

因为我们都真实地活着，在各自真实的城市里。低头看去，脚踩在地面上，环顾四周，墙壁是钢筋混凝土，冷光源，人群熙攘，车流涌动，信息社会，末位淘汰，商品经济，文化荒原，行业垄断，信任危机……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有一双耳朵贪食音乐中的情绪，那么也许，戒掉对情绪的依赖才是它们最需要的，平静独立者，其内心的温度才得以坚守。

“你需要做一个有力量的人，要掰正自己，就必须去和他们对抗。” 曹方说这话的时候直视着我。眼神里的东西，应该可以用她微博头像右侧一行浅字来概括：**不盲目骄傲，不刻意渺小。**

小镇（I）

渡轮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海域，北极圈以内，天空的颜色竟光怪陆离，不曾见过。这里依稀还有极昼的尾巴，凌晨三点，天边即透露出微光，如果早几周来到这里，黑夜将缺席。

目的地是位于挪威的lofoten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世界尽头。2012年9月，慕名前来的曹方自英国出发，一路辗转，几番航班换乘，许久渡轮颠簸，最后驱车，行至无路可行。

她下车，步行到一块巨大礁石前，停下：**这里就是她要找的世界尽头。**那礁石上写着挪威字母Å（音：奥），字母头顶上的圆圈仿佛句点，无声地宣告着陆地在此戛然而止，再向前就是茫茫的海洋。

曹方原以为，经过千辛万苦的跋涉，在看到世界尽头时自己会兴奋狂喜。但她没有，心里只淡淡的掠过：“哦，就是这个样子。”

Å是这座位于世界尽头的小镇的名字。曹方说，除了家乡西双版纳，如果有一个地方让她愿意住下来安享晚年，再如果可以乱想不顾现实，那就是这儿了。“很安静，没有人，寒冷让大脑每天都是清醒的。”她说。**北极圈内有漫长的极夜，而夜晚让人充满创作欲望。**







梦境：
莫名地指引着你去走近它

夜晚也是梦境的发源地。

曹方说，梦境是她早期许多作品的灵感来源。“睡醒时，回想刚刚做过的那个梦，就会有一两个关键词蹦出来，我的床边永远会摆一个小本子，把它记下来。”

曾经有一个梦，她做了好多年。

西双版纳基诺山，古称攸乐山，位于西双版纳州境中部，是历史上有名的六大茶山之一，基诺族世代繁衍生息于此。曹方说小的时候去过这座山，很美，云雾缭绕，清晨四五点，她上山去看基诺族的节日祭祀，情节已经模糊了，但那画面却在脑海里烙下深深的印记，以至于她长大后，这画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梦境中重现，听到极远处传来太阳鼓的声音，“莫名地指引着你去走近它”。

曹方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种“被某个画面和某种声音指引”的感觉。**高中时，她和朋友去看王菲的演唱会，或许因为正处在青春期，那一幕在她心目中胜过日后经历的所有演唱会**，特别地打动她，“我永远记得开场曲是《末日》，”曹方哼起旋律，那场景似乎瞬间逾越时空界限，重现在她眼前，**“末日到来了，所有的人都冲到某一个仪式中，我似乎不再是原来那个世界里的人，而是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不是疯狂，而是一下子沉静下来，坠入一种强大的场——直到演出结束走出场地，我都缓不过神来。”**

“以前从没有想过要做一名歌手，但就那一瞬间，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酷的表达方式——你可以把一个讯息传达给现场每一个人，成百上千的人接到同一个讯息，不约而同地沉浸在某种氛围里。”曹方有些郑重，像在叙述加入某种宗教的缘由。

多年后，她开始创作，一首《基诺山》（2003年《黑色香水》）终于成了梦的归宿：

十二月里/山花开/基诺山寨/卓巴敲起太阳鼓/唱起古老的歌谣……

执念似乎得以化解，她再也没有梦过山上的太阳鼓，自此，也真正踏上音乐唱作之路。

浅彩虹：
哪怕你只喜欢昨天的歌

2002年来到北京成为小柯的录音助理；2003年签约小柯担任音乐总监的“钛友文化”，发行首张专辑《黑色香水》以及《遇见我》；2007年自立门户成为“大班音乐工作室”的班长，期间发行《比天空还远》、《哼一首歌 等日落》、《南澜掌》；2012年，曹方加盟NOVA娱乐，3月发行最新创作EP《浅彩虹》。

关于曹方这张《浅彩虹》，看到听到的人，都说她变了——变甜了，有颜色了——有人欣然接受，有人怀念起从前的素丫头，也有人开始质疑商业运作对音乐人的二次塑造。而曹方自己认为，“所有的一切都还是她自己”。从最早开始到唱片公司，到自己的工作室，再到现在加入新的团队，大家还是以曹方这个主体为出发点，做“想做的”事情。

“这次的不同，在于发掘出了内心里本来就存在的另外一个我。”她说，**“其实我一直处在一个很双面的状态，两个极端——一面喜欢黑白灰，过一种很素的、没有什么杂质的生活，这是很本来的我；另一面，很喜欢五光十色的东西，对体验各种新鲜好玩的事物非常感兴趣，也是很本来的我。”**

但在以前，曹方会把“那个彩色的自己藏起来”。“有安全感吧。就好像有的话你不想对所有人说，有一部分东西只想留给自己。”**2006年，她在博客中写道，我是一个连“你在哪儿”这样的短信都懒得回复的人。她笃信，一个坚强的人，或者说，一个故作坚强的人会有这样的表现。**他们不希望脆弱给别人看，也不愿给自己看，因为放任脆弱更容易沉沦在脆弱之中，而隐忍地去吸纳，去接受，去包容，去消化，则更容易坚强。

2009年，曹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首歌叫《南部小城》（2009年《哼一首歌 等日落》），是原本我十七岁的时候写的，写完被我封在盒子里，盒子上写着‘难听’。直到最近拿出来，唱出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可能人还没到那个时间，就诠释不出那种感觉。就算我提前把



2011KAMA爱音乐节

浅彩虹演出合影

2012 浅彩虹 巡演

它弄出来了，它也不发光。” 不难发现，她对自己内在的变化有着敏锐的知觉。

蚌病生珠。几年的吸纳、接受、包容和消化，让作为一个女人的曹方持续成长，逐渐圆润，发光。**她在最新的博客日志中写道：“因忠于做自己喜欢的样子而爱自己，前行，固执唱。哪怕你只喜欢昨天的歌。”** 这篇日志写于2012年3月18日，《浅彩虹》发行之后的第12天，日志名为《雨化成虹》。

火花：我喜欢那种碰撞

气温骤降的傍晚，咖啡厅二层角落，水汽笼着硕大的落地窗，曹方觉得这情景让她想起《浅彩虹》里面的最后一首歌，《看不见的彩虹会消失吗》。它并不算传统意义上一首完整的歌，念白和哼唱为它铺上灰蒙蒙的调子，有些抽象：**“写这首歌的状态……模棱两可的，模糊的，半梦半醒之间——幻觉吧。我不喝酒，不抽烟，大部分时间活得非常清醒，所以加倍珍惜转瞬即逝的幻觉。”**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它美，都是因为有反差的出现。” 这足以诠释EP同名歌曲《浅彩虹》给人的感受，彩虹明媚、朦胧，而英式吉他干脆的节奏带着酷劲，曹方说：“我喜欢那种碰撞，或者说不对称。”

自2012年3月31日至6月6日，曹方在北京、上海、昆明等全国13座城市进行了两轮“《浅彩虹》live tour”巡演，巡演海报中她穿着彩色的衣裙，在草地上睡得安宁，红色手风琴休憩一旁，一行小字引人注意“视觉构成：编号223×曹方”。

视觉艺术家编号223负责了巡演的整体视觉设计和舞台呈现，为音乐张开了眼睛。曹方说：**“我在生成一首歌的时候，会先有画面，脑海中像画册一样，一页页翻过去，我做的就是翻译——把画面翻译成文字和音乐——所以，画面是非常重要的。”** 编号223和曹方一样喜欢旅行，他们拿出多年旅途中各自拍摄的私录影，为两小时巡演中的每一首歌曲编排了迷人的视觉呈现。


2012 浅彩虹 巡演


2012 浅彩虹 巡演

“我们很少沟通，全靠默契。我只需要把音乐给他听，他去按照他的理解诠释画面，再相互听取对方意见，做最后的修改。整个创作以我熟悉的音乐为出发，但是，他拥有我不具备的眼光，站在跟我不同的视角，最后我们会碰撞许多新鲜的花样——这是这种合作最有趣的部分。”

当看到编号223为《怀疑》（2012年《浅彩虹》）和《等人》（2009年《哼一首歌 等日落》）制作的短片时，曹方不由得感叹：“哇，还可以这样。”这两首歌曲原本没有具体情节，更像是抽象的诉说，而编号223的作品尝试用一个鲜活的人去诠释一段抽象的故事：**两首连贯的歌曲，一男，一女，用特写镜头，分别放大他/她的表情、他/她的困惑、他/她的快乐或不快乐，“似乎把一个很远的东西拉到你面前，让你能够很真实地感受到它。”**

对两位热爱旅行的年轻人而言，这一场场巡演更像是不断擦出火花的视听之旅。曹方的目光雀跃起来：“这种感觉，真的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巡演：
我们是同类 在寻找彼此

然而早些时候，曹方对于巡演充满了抗拒。“不想演。每个人创作的出发点不一样，以前我的出发点在于记录自己的生活。生活有的时候是很私密的，没有必要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唠叨，这样有点无聊吧。” **她称此前的时光为“小时候”，**“小时候不太关心世界是怎么样的，也不太关心有什么人愿意以听歌这种方式来跟我站在一个同类的线上。”

2008年3月22日，在众多朋友的鼓励之下，“住在春天”曹方北京首唱会在星光现场音乐厅举办，这是曹方自2003年入行来的第一次专场演出。那场演出让她对以前一些很固执的想法进行了反思：**“我觉得我以前做音乐太自私了。”**

在当日的星光现场，曹方看见了许许多多特别单纯的眼神，每一名观众，无论不谙世事或是历经沧桑，都把她的音乐听成了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眼神里投射出一个信息：我们似乎是同类，在寻找彼此；也投射出每一个很本真的，尽情享受音乐的自己。他们的眼神，特别特别打动我。”

一对来自山东的大班同学，因班长的歌相知相恋，他们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就选在曹方的家乡西双版纳。在旅程的尾声，上天恰好为他们共同安排了一场曹方在2009上海爵士音乐节的演出，尽兴而归的旅程，圆满了这对眷侣的回忆，也让曹方觉得幸福：**“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会给别人带来这么大的快乐。我的音乐可以陪伴一些人经历过多么重要的时光，克服了多么孤独的时间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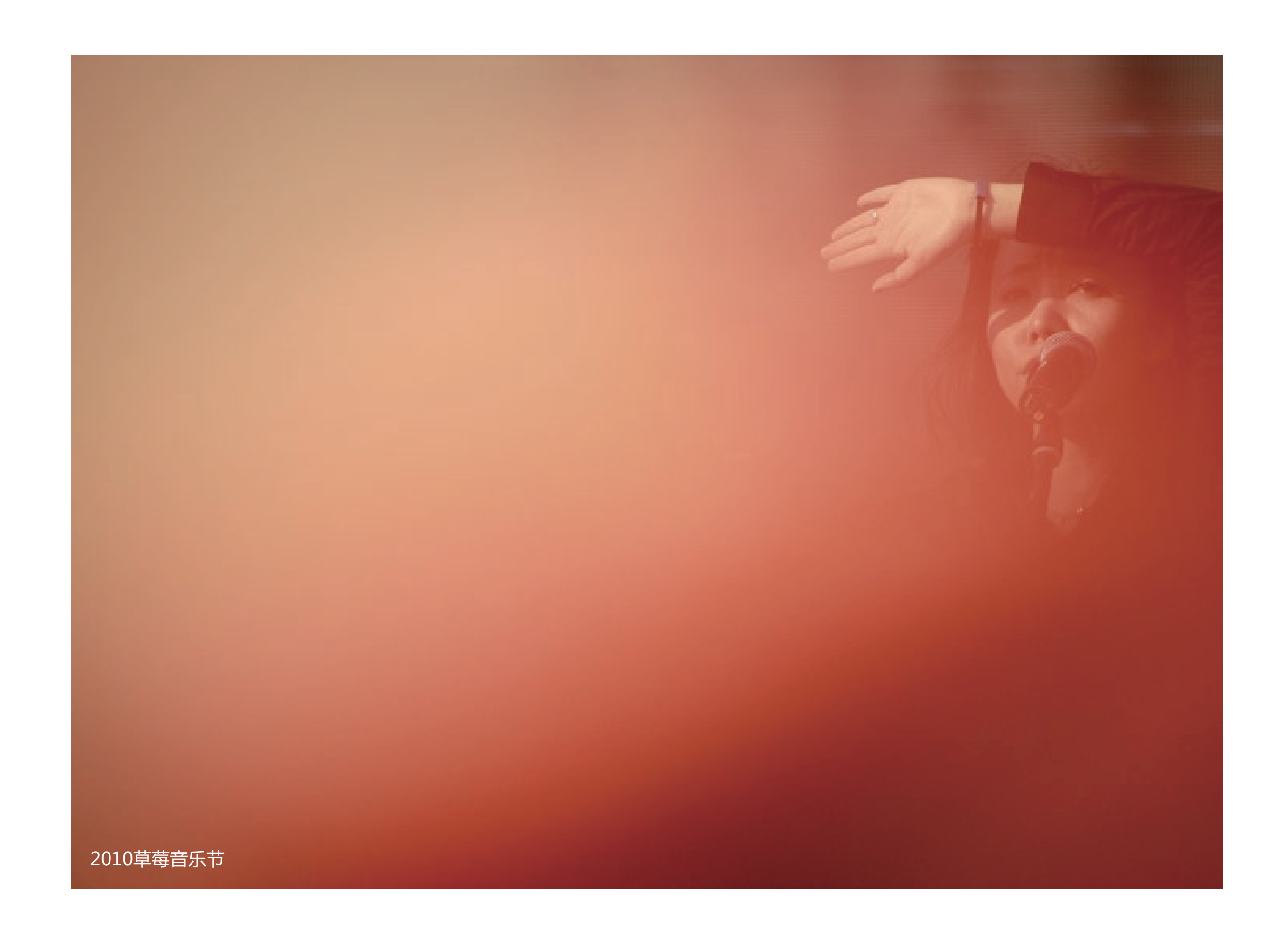
这共鸣让她醒悟，原来音乐，除了自私地做给自己听以外，分而享之，便会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反馈到更强的能量，支撑自己继续耕作，让这件事变得更有意义。“我决定去走，去到不同的地方，唱给不同的人听，我自己也‘赚’到很多。”

铁锅：
宠物不是取悦你的玩偶

在曹方的微博里，她分享了一段关于旅行的视频，视频中**有人问她什么是旅行，她说，旅行是一张地图，和一颗说走就走的心。问她关于旅行最疯狂的事，她说，一万三千公里的自驾旅行，我全程带着自己的小狗铁锅。**

铁锅是曹方的圣诞礼物，一只五岁大的泰迪。曹方说，带着他上路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本可以托付给朋友，但独立的曹方觉得大城市里人们都忙着各自的事，不想添麻烦。养铁锅之前，她认真考虑，准备了四、五年，直到确信自己能够对一个生命负责。**“宠物不是取悦你的玩偶，应该像家庭成员一样。”**

在家的时候，曹方会给铁锅喂上些白菜、南瓜和红薯之类平衡一下膳食，没成想，他竟对素食有所青睐。**跟着曹方去新疆时，他混迹在高原的羊群之间，一起吃山顶最天然的嫩草，一身打卷儿的棕色长毛像极了小羊羔；铁锅也是一只非常勇敢的小狗，面对湍急的江水毫无惧色，游得酣畅。**这也是曹方妈妈打小训练的结果：“从小我就带他游池塘，游水库，”曹方顿了顿，说：“他是一只‘四驱’的狗。”


2010草莓音乐节


2010草莓音乐节

“四驱狗”铁锅也并非所向披靡，曹方笑着解释：“首先住酒店就很麻烦，沿途的餐厅都会写着‘宠物禁入’，开始我会和工作人员解释：‘我是来旅行的，它只有跟着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后来我发现，解释有时候并不是有效的方法。”幸好铁锅是一个行为举止处处有素养的小绅士，从不给主人或者任何其他人添麻烦，后来，一只宠物专用大背包就成为了它的移动旅社，他在里面一声不吭，安静地呆着，懂事得很。

曹方说，如果想要带你的宠物去旅行，就要对它进行一些训练，因为在途中，你所考虑的不可以单单是取悦自己，不妨碍他人是享受旅程的前提。

低潮：这个世界需要音乐吗

回顾有铁锅陪伴的旅程，曹方总结道：**“一件事让你多快乐，就会让你多痛苦。”**她觉得，这句话似乎放在所有事情上都妥帖。

在做《比天空还远》（2007年）之前，曹方想过从此告别音乐。“2006年至2007年，唱片行业陷入低迷。我之前的唱片公司解散了，整个公司都不见了。市场在缩小，我看着一些唱片公司合并、倒闭，身边也有太多做音乐的朋友没有工作可以做，纷纷离开这个市场。”周遭发生的事让她怀疑，**“这个世界还需要音乐吗？如果不需要，那我还做它干什么？”**

做音乐并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自己，这一点曹方很认同。“但我从小就是很坚强的人，我认为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负担，能靠自己的本领养活自己，才有资格去做你喜欢做的事。一定要有不卑不亢的心。”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有没有资格去做这样的事。困惑时，我的选择就是去不同的地方走，看别人的生活。有时候也是逃避吧。”

了然：修正自己是最难的

这次，曹方“逃”去了新疆。她驾车自哈密入疆，途经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城市，一路西行，到达了位于新疆西北边缘的博尔塔拉州，再往北，就是哈萨克斯坦边境。这里是《赛里木》（2009年《哼一首歌 等日落》）中那个“寒冷空气中，月光如白昼”的地方。

曹方在赛里木湖畔停留了一段时间，和游牧人一起住在蒙古包，看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起床去湖边散步，看游牧人放羊，回家做饭吃，天黑了就睡觉，或是等“人儿全都睡去了”，再去看“赛里木风吹过”。有时几天也洗不了澡，可正是这样的日子特别打动她。

行过酷暑，也看过沙漠，曹方忽然了然，“不管自然条件如何，其实人，该做什么就还做什么的，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所以**那时，她抛开所有的私心杂念，去问问自己“你想干什么”。得到的答案也很简单——做音乐，这就是让她最幸福最开心的事。**

曹方说，“浅彩虹”的意象也正是如此，**阴霾会散去，我们会看见最初最真实的自己。**

“每个人都想要依照自己最强烈的信念向前走，但是，走在城市里，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才是最挣扎的。可能走着走着路就没有了，可能要拐一个弯，或者有人召唤你往另一条路走，可能在迷迷糊糊中偏离了轨道……所以当你醒过来，就必须知道，你需要做一个有力量的人，要掰正自己，就必须去和他们对抗。”

这些年的磕磕绊绊里，曹方一直想保有一种品质，她说，人可能某些时候会偏离轨道，但一定要坚持修正自己，这样或许就能坚持走下去。“修正的过程是最难的，但是每一次都是成长。”

小镇（II）

北极圈以内，天空的颜色竟光怪陆离，不曾见过。这里依稀还有极昼的尾巴，凌晨三点，天边即透露出微光，如果早几周来到这里，黑夜将缺席。

曹方步行到一块巨大礁石前，停下：这里就是她要找的世界尽头。那礁石上写着挪威字母Å，字母头顶上的圆圈仿佛句点，无声地宣告着陆地在此戛然而止，再向前就是茫茫的海洋。


2010草莓音乐节


2010草莓音乐节

她心里只淡淡的掠过：“哦，就是这个样子。”

小镇Å有很少的居民，曹方看见几个孩子在踢足球，“在世界尽头踢足球。”她把那四个字念得很重，“那里的孩子，跟我们这里的孩子，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情。这让我觉得，每一个被赋予特别意义的神圣之地，其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可能人生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对的和错的路，你去走了，总会走到一个终点，不管它是不是你所追逐的。回顾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拥有的，这就挺好了。

《文艺生活周刊》× 曹方

《文周》：很长时间以来，你乐于行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你觉得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厌倦漂泊，想要安定下来？

曹方：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生来就喜欢安定，有的人生来就喜欢到处走，到处走并不会让她觉得是漂泊；而漂泊恰恰是那些喜欢安分的人常用的词语，可能他们并不理解到处走的意义。我觉得到处走也很好啊，为什么要把自己禁锢起来呢？如果必须要说成漂泊，我觉得这个词也很美，飘着，不着地，一种自由的感觉。

《文周》：那你会时常想家吗？

曹方：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我会特别有两面性，想要呆在一处宅着，过一阵子安静的生活。以前过一阵子我就会选择回云南，去住两三个月，这里还是让人找到根的感觉——也就是这个原因吧——虽然人不是树，但还是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故乡就是有这样一个功能的地方。

《文周》：那么对于北京呢？你已经来到这里十年了。

曹方：北京，我已经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儿了，这是一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让我恨的部分也让我记忆很深，让我爱的部分也让我记忆很深。北京是伴随我成长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使它把我磨砺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觉得，还是挺感谢这些时光和这段岁月的。

《文周》：有哪些歌是在旅程中完成的？

曹方：大部分是旅行回来之后完成的。旅行的时候没有什么心境，或者安静的时光把它好好整理出来。旅行的时候，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狂野的路上的人，不太修边幅，做一个纯粹的旅者就好。

《文周》：你会在旅行中送给陌生人礼物么？

曹方：我很喜欢给陌生人或者朋友之间分享你喜欢的东西，分享小礼物。这样感觉这样东西也是承载着感情的。

我也会每次旅行都会准备一些我喜欢的手工的小礼物，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做的，也有的可能就是在云南，我家在西双版纳，那边的少数民族做的一些手工艺品。这次我去苏格兰，住在一个海边的老房子里。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管家特别可爱，就送给她了一个少数民族做的一个小首饰，她就很开心，就会送我咖啡喝。

《文周》：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

曹方：我不久前为黄雅莉的新专辑写了一首词，叫做《换个地方住》，这次是她自己写的曲子，听了觉得那首歌挺有画面感的，异域风情。我就写了一个在小镇里的小故事，乌云飘过的镇，会天晴，人很少，偶尔来一个眼角和嘴角有痣陌生女孩，就会显得特别打眼，这个小镇一下子就变得充满了新鲜感。

《文周》：为别人写歌和为自己写歌有什么不同？

曹方：为别人写歌可以挣钱，为自己写歌不挣钱。这就是最直接的状态吧。（笑）

作为创作者，有些人会有点排斥为别人写歌，自己会创作，会唱歌，为什么要给别人写歌？但有时我会觉得惊喜，我的歌可以这样被诠释，比如换了一个包装，比如重新编曲、填词，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在创作里面感受到没有感受过的东西，也会刺激到我，这种状态也挺有趣的。

《文周》：你常说起，也写到小城、小镇，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很有“小镇情结”的人？

曹方：对，可能我小的时候就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慢慢上学，去到一个比一个更大的城市之后，反而会怀念小城市之间的小、简单，人与人很亲近。



田艺苗专栏

作者介绍：女，青年学者，音乐作家，作曲技术理论博士，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香港华人女作曲家协会常务理事。曾获国家文化部文华奖优秀音乐作品奖;“人音社”杯高校音乐书评最高奖;2010年获“佐登妮丝·女友”中国能量女性奖。出版著作有《流影流声》《时间与静默的歌》《温柔的战曲》《靠谱》等等。目前为《上海壹周》《深圳特区报》《都市快报》《时代报》《21世纪经济报道》《音乐爱好者》等刊物担任音乐专栏作家。她的“穿T—shirt听古典音乐”系列讲座在文艺青年中具有广泛影响。新浪微博：@田艺苗。



古典

天赐“魔笛”

《魔笛》写于1791年，正是莫扎特去世的那一年。

他过得很糟糕。维也纳从来没有善待过他，皇帝约瑟夫偶尔宴客时招他来弹个小曲助兴，却从未认真考虑过给他安排一个宫廷音乐家的职位。聚集在维也纳的各国音乐家暗地结帮排斥他，特别是宫廷乐师红人萨列里，就是电影《莫扎特》中那个疯狂嫉妒莫扎特的人，总是不断提醒皇帝，莫扎特只会弹琴哪里能写什么歌剧。都是因为才华太耀眼了。只有海顿对世人说，莫扎特是个伟大的天才。

撮合莫扎特写歌剧的，其实是宫廷内斗。著名剧作家达•蓬特来找莫扎特合作，因为宫廷中负责安排歌剧创作的官员总是胡乱砍伐他的脚本，他觉得憋屈，想联合莫扎特整出个灿烂的大作给他们好看，于是有了《唐璜》，《唐璜》成功之后，他们趁胜追击，又有了《费加罗的婚礼》，**直到《费加罗的婚礼》轰动布拉格的传闻传到维也纳，约瑟夫皇帝觉得再漠视莫扎特恐怕会遭人耻笑他不识才，于是，委以重任，保证演出，莫扎特终于能够安心写他梦寐以求的歌剧，《魔笛》。**

那一年，莫扎特已经预感到了死亡。平时工作很多，欠债很多，在维也纳一直等不到出人头地，他写着写着，常常觉得地板迎面扑过来，就这样晕了过去。**如今我们才知道，莫扎特的早逝是因为日照不足，奥地利这个国家本来日照时间短暂，而这位18世纪的宅男终日窝在家中勤奋作曲，直到写得手指痉挛，需要妻子帮忙切面包。他哀伤地等待死亡来临，深深觉得解脱和安宁。他曾是一个多么容易乐开怀的人，喜欢穿深红色的礼服，一个笑话就能让他笑得前俯后仰，不是笑话也可以让他乐不可支。**也许他真的是上帝的纯洁信使，巨大的天才和悲剧的早天，他都满不在乎似的自然面对，觉得这些都是天赐恩泽。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逢迎贵族，也不再信任维也纳人的浅薄品味，只想实现自己的音乐才能，把心里流动的音乐都记录下来。**维也纳给予他的漠视和嘲弄，叫他心酸而坚定地找到自己的道路。从他的晚期交响乐（比如三首布拉格交响曲和朱庇特交响曲等等）中，我们发现，从小到大贯穿他的那种优哉游哉的欢快乐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有命运感的深邃的精神力量。**而他的歌剧也一样，从《唐璜》到《魔笛》，一部比一部接近完美。

如今莫扎特的传记、研究论著早已经浩繁迭卷，他的家乡萨尔茨堡几乎依靠他发展起了旅游业，他的扮鬼脸的头像出现在咖啡馆、巧克力店和农贸集市里。我读到的这本传记，是美国作家玛西亚•达文波特的作品，从旧书摊上花了5块钱购得。这本书和莫扎特的音乐一样，温柔流畅，我却读得几度热泪盈眶，欲罢不能。这样流芳百世的天才，当年竟被宫廷爵爷们像狗一样呼来踹走，极尽戏弄，维也纳的同行们又联手打压他。简直才华像屈辱，单纯是罪过，我恨不得他能变成吕利那样精明狡诈巧言令色的人，把个缺才又缺德的宫廷乐师一个一个踢走。可是想来想去，这一切悲剧，都应怪罪他那势利的老爸。小时候拿他耍猴赚金币，长大后却没有真正关怀帮助过他，他只是利用了儿子，毫无诚意辅助儿子成就大事业。莫扎特在维也纳的不得翻身，多半也归因于童年时代秀过了头。

但苦难激发了天才。**这个看似快乐如儿童的莫扎特，实际上是一个德国式的集大成者。从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四部歌剧代表作中，可听见他不懈的伟大艺术追求。莫扎特简直就是喜歌剧的福星，他让这种看似找乐子的歌剧荣登大雅之堂。他的机智逗趣与欢天喜地的性格造就了真正的喜歌剧，为它带来了机智、激情与力量，一种逼近生活、思索生活的力量。歌剧不再只是贵族们装高雅的娱乐。**他知道，仅仅优美的歌曲对于歌剧远远不够，而管弦乐的结构对于舞台也负担过重，歌剧中的戏剧需要音乐承担，剧本中的瑕疵也需要音乐掩护，美国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曼说：“《费加罗的婚礼》在道德上可疑，在政治上危险，如果没有音乐的糖衣作掩护，就不可能搬上舞台。”作曲家化身戏剧家，他运用重唱，对唱，用音乐来塑造丰富的个性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女人心》的脚本有问题，竟让莫扎特纯真的音乐语言去表达人类感情的肤浅；《唐璜》表现的主题有点迂腐，且道德观与莫扎特相左；那么到了《魔笛》，莫扎特已经懂得了如何控制脚本，让它与自己的音乐相映生辉，《魔笛》表达的是智慧、理想和人与人之间深沉的爱。**

《魔笛》连唱带说，事实上是一部德国歌唱剧。在此之前，人们热衷于追随意大利歌剧，还没有作曲家敢来涉足德国本土剧。莫扎特立足本国歌剧，立意革新，融合意大利喜歌剧的重唱、正歌剧的咏叹调、赋格式主题、路德宗赞歌、诙谐对白，还有排箫和音乐盒的曲调，等等，宫廷混搭街头，神话穿越现实。在上述复杂混乱中，音乐塑造了人物的鲜明个性：王子的温柔善良，公主的外柔内刚，捕鸟人洋溢着维也纳市民的喜气，每一乐段都精彩，各种风格准确而均衡，结构亦流畅大气。音乐在复杂混乱的剧情中挣脱而出，那是音乐，毋宁说是一种人间的感情，从心底涌出的纯真而深刻的感情。莫扎特的音乐在此超越戏剧，甚至超越音乐，它趋向一种理想主义的光明，他锤炼了自我的圆满，亦从未放弃他最初的纯洁。

可是这些伟大的成就，在莫扎特传记里，几乎只字不提它们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在朝夕动荡为生计奔波的日子里，莫扎特总是写信给他的朋友们，肆无忌惮地开玩笑，却从来不肯谈论自己的音乐。他有一回在信中写道：**“在这方面我实在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当我一切正常、独自一人、情绪也很好时——比如坐在马车旅行、酒足饭饱后散步、或者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的灵感才会达到如泉奔涌的巅峰状态。我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也无法指挥它们。”**所以你瞧，其实他，莫扎特，才是老天赐予人间的魔笛。

（本文摘自田艺苗新书《靠谱》，南京大学出版社）

LINES

编辑/张多多


伍迪·艾伦

伍迪·艾伦，美国电影导演、戏剧和电影剧作家，电影演员、爵士乐单簧管演奏家。1935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穷苦的犹太人家庭。主要活跃在影坛，戏剧作品少而精，代表作有《中央公园西路》、《老塞布鲁克镇》。

麦克斯：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自己的渴求、欲望，以及难以启齿的需要。所以，日子要过下去，人们就要学会宽恕。宽恕，让这出情感闹剧具有深度和精神。
希拉：你说得没错。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呢。就因为我身为牙医的丈夫在我妹妹身上练手艺，我就可以抛开这么多年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感情？
珍妮：我们会改的！我们会赎罪的。只要生活继续，就会有希望。
珊迪：但是，跟把所有问题一股脑扫到地毯下相比，宽恕又有什么不同呢？
麦克斯：宽恕更加高尚——只有大度的人才能做到——宽恕是超凡的。
珍妮：也许本就是同一件事，不过宽恕听起来更堂皇。




《中央公园西路》剧照

霍华德：你能给我一个我俩活下去的理由吗？
卡萝尔：霍华德，我们都是人啊——可能犯错，又经常犯傻，但不坏！真的不！只是可悲、愚蠢、绝望！
霍华德：人在这个宇宙中太孤单了！
卡萝尔：霍华德，这里不是宇宙，这儿是中央公园西路！

——伍迪·艾伦《中央公园西路》



剧场作品《写诗》
时间：2013年1月4-6日19:30
地点：蓬蒿剧场
票价：50元（学生）、100元（预订）、120元（现场）
出品：聆舞剧团
导演：蔡艺芸
戏剧构作：孙晓星
文本/表演：孙晓星 石岳 黄一萌 马頔 悦园

上海聆舞剧团《写诗》：一个动词，一次发生
让诗歌走进剧场

记者/于成然 文/于成然、池旭 图片提供/蔡艺芸

在上海的戏剧圈，聆舞剧团是个叫得很响的名号，他们始终在实验戏剧的道路上探索着，坚持着小剧场最原初的实验性。**而蔡艺芸，便是聆舞剧团的创始人之一。**这一次，蔡艺芸偶然萌发了诗与戏结合的创作冲动，为此她第一时间找到了同为聆舞剧团成员的孙晓星，一个更乐于以诗人称呼自己的剧作家。二人一拍即合。

蔡艺芸是导演，孙晓星是文本构作，又有几个年轻人加入进来，就这么“临时起意”一般，他们一起开始了一段新的路；又更像是推开了一扇别人从未动过的窗。很快，那些在迷雾的清晨，静谧的寒夜，在芳醇的咖啡香气里，火花的绽放中，不能自已地写下有关生命的秘密，将以一种直面而来的，或迅猛或温柔万千的姿态向大众呈现。

初听到这部戏，大多人都会条件反射地以为是一次诗朗诵，顶多再花里胡哨做一些配乐。但事实上，它并非如此，它依然循着聆舞剧团一直以来的实验体创作路线，在剧场和诗歌之间探索，不断生成新的概念。“我们结合每个写诗者的个人历史，将诗歌重组、拼贴，在排练的过程中不断实验，在剧场有限的空间内创造无限的可能。”

于是在这个冬天，一场来自于几个年轻男女的，关于梦与希望、爱与自由的诗篇将在舞台与观众共享。正如蔡艺芸所说的那样，这部戏的万千情绪都归于最初，“写诗”，它是一个动词，它是一次发生。

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

在“文青”泛滥的当下，很难说出真正的“文青”应该是什么样的；而蔡艺芸，是那种远远一眼望去，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青”气息的姑娘。她是戏剧人，却在私下里常常把心搁置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偶尔也会在私密的本子上一字一字写诗。原本这只是蔡艺芸个人的兴趣，却因为一次偶然的诗歌朗

诵会，让她决定把自己最热爱的两门艺术，戏剧和诗歌融合在一起。她说，“作为一名剧场工作者，也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我怎么能不办一个‘诗歌走进剧场’的活动呢？”

在蔡艺芸身边，有很多写诗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拿自己写的诗和朋友们分享，有的独立出版了诗集，有的还在沉默地写着。蔡艺芸的记忆里，这些年轻人与诗歌给她带来的美好，总是异常深刻。“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蓬蒿剧场的楼顶喝酒聊天，正好是白天与黑夜的交界，天空有种不可思议的蓝，我的好朋友悦园，拿出她随身携带的笔记簿，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或许只有她自己看得懂，她说她要念几首她最近写的诗给我们听——她的声音响起来，那么温柔那么美，伴着风吹树叶的飒飒声，我们分享了她诗歌的秘密，那是通往她心灵花园的唯一小径。”那时，蔡艺芸想，**也许诗歌不仅仅能在朋友间分享，也可以念给更多的人听，就像Patti Smith一样，她一开始总是羞于让自己的文字见人，后来却通过诗歌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正是她身边的这些朋友，这些写诗的年轻人，这些关于诗歌的美好回忆，给了蔡艺芸勇气来做这件事。在北京寒冷的这个冬天里，她找到孙晓星，一起发起这次**“诗歌走进剧场”**的活动，她说，“我希望它会持续性地蔓延到各个城市的剧场和美术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它不仅将诗歌带进剧场，还将把诗歌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生活，让更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诗，让我们在诗意中寻找生命的秘密。”



《文艺生活周刊》× 蔡艺芸（《写诗》导演，聆舞剧团的创始人之一）× 孙晓星（《写诗》文本创作）



导演：蔡艺芸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编剧、导演，剧场工作者，聆舞剧团艺术总监。戏剧作品有《默默与粘粘》、《鱼仙》、《暗房》等。其中《暗房》入选2010京港沪三城青年戏剧导演作品世博展演季，2011迷仓秋收季节展演。《鱼仙》入选2012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剧本朗读单元。



戏剧构作：孙晓星
生于1986年。诗人，舞台剧作者，剧评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学学士，中央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硕士研究生。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教师。舞台剧作品《悼亡剧场》（2011），主编《再剧场——独立戏剧的城市地图》（Re-Theatre：The Independent Theatre Cities Map）。

《文周》：“中国白话诗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诗人的探索以及大量翻译诗歌的影响，造成了今天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景象。” 首先你是如何看待当今诗歌在整个文化圈里的现实处境？

蔡艺芸：**现代诗在顾城、北岛、舒婷、杨炼那批人的时候风靡过，还记得看顾城带着帽子朗诵自己诗的录像，被深深击中，一度认为诗人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幸福的，每个人都在读诗、关心诗的发展。**后来诗歌就慢慢没落了。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混过诗歌圈，但总是那么几个人自娱自乐，**普通人都不再关心诗了，更有甚者，连诗歌为何物都不知道。到了2012年，我认为处在世界末日边缘的我们，又在寻找一种心灵的归宿，所以，诗歌又复兴了起来。**这可以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举办的各种诗歌活动看出，前不久摩登天空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诗家歌”活动，请来了很多著名诗人（翟永明、俞心樵等）和音乐人（何勇、张楚等）合作，现场人潮涌动，大家都沉浸在诗歌的世界里。**这股劲头来势汹汹不可挡，诗歌必将重新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文化圈更需要诗歌，因为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而诗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孙晓星：诗歌在当下中国早已不像80年代是支浮萍，许多诗人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他们身兼多职，供职于学院或者媒体杂志，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被“供养”起来了。因此，**诗歌在当下发生了两个变化：一个是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这主要发生在学院，同时他们把持了翻译（引进）和评论（鉴定）的双重权力，诗歌的观念也在跟着这个体制跑；其二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热情已经消失，留下的是它的糟粕——怡情趣味，况且它已经与大众无关，变成了另一种“文言”。**我个人不想给这两个变化做太多的价值判断。

《文周》：创作出《写诗》这样一部剧场作品还不够，再增添一场“诗讲座+诗朗诵”的作用是什么呢？

蔡艺芸：“诗歌走进剧场”是一个系列活动，只要跟诗歌有关的，在剧场发生的，都可以纳入这个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诗歌，对诗歌感兴趣，从而有“写诗”的冲动。此次我们邀请了著名女诗人蓝蓝进行“当代诗歌漫谈”讲座和交流，与





独立诗歌组织“圈套诗社”及独立民谣厂牌“麻油叶”合作，进行诗歌、音乐现场的表演，届时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会度过一个非常充实的下午，因为整个过程将会非常有趣，除了充满知识含量的讲座之外，每个人都可以上去朗诵自己的诗，并有即兴音乐伴奏，在轻松的氛围中慢慢接近诗歌。

《文周》：《写诗》的创作过程中，在“年轻人”的诗歌里，最受打动的一点是什么？

蔡艺芸：他们的诗歌都打动了我，否则我也不会选择他们来作为《写诗》的主创团队。**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他们的迷惘就是我的迷惘，他们的感动就是我的感动，他们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如果在文字上无法与他们沟通，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工作。所以大概从一个月前，我们就一起聊诗歌，每天在家里、在路上，我读着他们的诗，听着他们的歌，我感觉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文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诗人？脑子里现在能够浮现的一句诗是什么？

蔡艺芸：我喜欢的诗人很多，目前比较有感觉的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她是一位女性，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我现在脑子里浮现的一句诗却是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写的，也许他很知名但我不知道——**“是一种沉默丈量过，一只蜘蛛幽暗的心。是瞬间的寂静领受了，树木高耸的孤绝。”**我不记得是从哪里读到的，但它深深地击中了我。

一部戏，一些诗，一场游戏

《文周》：在这部戏里，你最想表现的一点是什么？

蔡艺芸：“写诗”这一行为，且是“生活中的人”的“写诗”，**当一种民间抒情手段被权力话语渗入并成为一种精英旨趣的时候，诗歌如何复归“民众”？平凡的年轻人该如何对待“写诗”、“诗人”与他们的社会身份？这些是该剧场作品试图探讨的部分。**

孙晓星：“诗歌”这个词在当下的网络中被“后现代”了，有人称诗人为“湿人”，称吟诗为“淫湿”，这种戏讽来自于大众对当下诗人的不信任和对“当下诗歌”的敌意。我想传达的是一种消除这种不信任和敌意的力量。

《文周》：在微博里能看见你有一个“《写诗》改成《诗》又改回《写诗》”这样一段纠结，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为何最后还是确定为“《写诗》”这样一个动作性的作品名？

蔡艺芸：《写诗》是一开始就想到的，开会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太平淡了，怕没有人来看，所以就想头脑风暴看看有没有更炫的，我们想过“诗语症”、“造诗机器”、“诗歌案内人”等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想了一个下午，改成《诗》，结果过了两天，还是觉得《写诗》好，看似平淡普通，却是一个动作，一次发生，蕴含了更多的东西。

《文周》：在写诗的过程里，是什么样的情感、事物比较容易触动你写诗的动作发生？

孙晓星：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想要拿到剧场里面讨论的，就是什么诱发了诗歌。**对于浪漫主义诗人来说，可能是故乡的风，可能是清晨的朝露；但对于一个后现代主义诗人来说，可能来自于对“假惺惺”的事物的破坏与诋毁。每个人都不一样。**

《文周》：在微博里我们能看见你这样讲“由一位女导演，四位男诗人、一位女诗人组成的团队。”这样的组合是有意为之吗？

蔡艺芸：本来除了我是女人，其它都是男的，后来我们说，舞台上还是有个女人比较好吧，他们推荐我上，但是我自认为诗写得不如他们，也不愿意上台，所以就找到了悦园。做女导演的好处就是可以撒娇，你一撒娇，男孩子全听你的了。所以我觉得四个男诗人一个女导演的组合其实挺酷的。

《文周》：什么样的契机让整个团队走到了一起？

蔡艺芸：**所谓契机就是，在某个时刻你注定要做这么一件事，和这么一群人。我相信我认识他们不是偶然，所谓物以类聚，只有相同审美的人才能一起工作，所以我的选择也是必然的。**诗人蓝蓝是我们的艺术顾问，我不认识她，也没怎么读过她的诗，但是我们在微博上互相关注，所以我就给她发了封私信，问她有没有兴趣来参与这个活动，她很热情地答应了，就这么简单。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还有一些是90后，蓝蓝能为写诗的年轻人付出她的时间和精力，我很感动。

孙晓星：蔡艺芸知道我写诗，同时手里还有一个聚集了许多年轻诗人的诗歌组织，她跟我提起了在上海的一些事，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而且很重要的是，我的身边有很多写诗写得很好的年轻人，这次活动也想能最大限度地给他们机会。

《文周》：在创作这部新作品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毕竟这是一部比较新比较先锋的作品。

蔡艺芸：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是，我确实没有做过这样的戏，之前在上海做的三个作品，都是我自己编剧导演的，虽然有两个作品也不是叙事逻辑，但基本上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达。而这次完全是一个团队，我只是担任导演，作品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五位写诗的年轻人来完成的，这是一个突破口也是一个障碍，突破口是

他们有非常细腻的内心世界，诗也写得很不错，在文本上足够过硬，**障碍是如何让五位基本没有上过舞台，甚至有些羞涩的年轻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袒露他们的私密空间，和观众一起寻找诗歌源头的秘密。要知道，他们都不是演员，而在舞台上，他们并没有扮演任何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文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加入自己的元素？还是说纯粹的让诗人们自己发挥？

蔡艺芸：从导演的构思来说，肯定有我自己的影子，但我的审美、我的喜好都主要是结构上的，内容上我完全尊重他们自己，他们给我什么文本我就用什么，他们的个人部分想要什么风格就什么风格，**他们不演，我也不需要他们演，在舞台上表达就可以了。**

《文周》：作品即将在下个月初登陆蓬蒿剧场，现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蔡艺芸：焦虑，非常焦虑。我身边的人都快被我折磨疯了，比如孙晓星，他遇到我的轰炸式短信就回三个字：放轻松。

《文周》：与之前的作品对比，对这部最新的剧场作品《写诗》的评价是什么？

蔡艺芸：好玩，有趣，一起来玩游戏吧！

孙晓星：找到“自己”

“若不是画具被红色的成绩没收，我不会走上这条歧路。文学是失败学生的收容所，写诗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动作。如果有一千种选择，这永远都是最坏的一种。” 在《写诗》的宣传册上，孙晓星如是写。

《文周》：“文学是失败学生的收容所，写诗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动作”，何出此言？

孙晓星：来自于经验，但我不想把生活的失败和文学必然地联系起来，即使我用了一个定义般的“是”字，因为我不想文学也成为一种谁的专属。这句话也并非示弱，同时我觉得一定有一种可以比写诗更“强”的动作，只是它不属于我们。

《文周》：在《写诗》这个作品里，你觉得编剧的作用的更主要是什么？

孙晓星：其实这个作品里不存在什么编剧，因为故事都不是编的，素材全部是个人的生活，然后结构在一起，达到能呈现的效果。这个作品里也不存在什么“表演”，所以人物就是自己，比如有一个“演员”一直担心自己演出那天单位不让他来，导演说那就排个B角替他演，我说不行——来不了，就播他的音频，或者现场打电话给他，接上音响，在电话里“演”，舞台上没人，只有声音。如果不是本人，就失去了这个演出的意义。

《文周》：由于形式的新颖和先锋性，演员们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训练？

孙晓星：我们几个演员都没有演戏的经验。声音和身体的训练，这是基本的。但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方式。

《文周》：以后对新的作品创作有什么计划吗？

孙晓星：现在有一个选择，就是剧本创作和当代剧场之间的选择，后者是颠覆我本人所学专业的（戏剧文学），能够面临更多更广泛的事物。

《文周》：对于舞台剧创作是个什么感受？会坚持吗？

孙晓星：我总嘲笑说我毕业的戏剧文学系已经变成了电视剧文学系，这就是现在的环境，对于舞台剧创作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清高的，各行各业而已，只是我比较喜欢这个。



记者后记

蔡艺芸给了诗以及诗意一个最高的定义——“因为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而诗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她爱诗，她的诗里有那种在绚烂里的暧昧与心跳：

“坐进倒开的火车，蔓延的田野、耀眼的花朵，还有倾城的湖水。太阳被月亮遮住了眼睛，他消失在车厢的最后一节。”

身兼多职的射手座孙晓星更像是在女性热烈的激情下一股沉静的力量，忧郁却从容：

“这些诗从来就没存在过，那些无用的手稿和伪造的证明，那场虚构的大雨和并不存在的你，都是我独自一人，在台灯下做的游戏。”

这一次他们给了“写诗”这个动作一个更真实的舞台——直面生命不同棱面的秘密与光芒。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么一群契合的人走到了一起，现在，他们一起办到了。



引言

作为第三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唯一的外国剧目，彼得·布鲁克的《情人的衣服》在上演之前就已经成为戏剧界人人都在讨论的话题。那么，对于中国戏剧界来说，为什么彼得·布鲁克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他的到来让所有人都为之雀跃？为什么大导林兆华曾说“中国戏剧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彼得·布鲁克，没读过他的著作《空的空间》的”？

本刊对话青年戏剧导演王翀，让他来谈谈，他眼中的彼得·布鲁克。

戏剧人：导演王翀

“彼得·布鲁克在中国”座谈会主持人，代表作《雷雨2.0》、《中央公园西路》、《阴道独白》，作品曾巡演7个国家。

被误解的彼得·布鲁克
——彼得•布鲁克在中国（上）

戏剧人/王翀 对话记者/池旭 文字整理/刘莸 摄影/李晏



第一次听说彼得•布鲁克的名字，是上大学的时候，知道他是一个戏剧大师，但当时对他的了解也多半是一种以讹传讹。就好比《空的空间》，我曾经跟很多人一样，一直以为这是讲怎么进行空间利用的。当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误传。

彼得•布鲁克的确是一位影响力很大的导演，可以从两方面理解，首先，他是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导演，有许多名噪一时的戏剧作品；第二就是他出了很多书，而这种书籍的影响力和他戏剧作品的力量叠加起来，就使得他的影响力变得更强。其实这很有意思——如果从理论上讲，导戏和出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有好戏的导演不一定就有好书，他说的话也不一定就全有道理的；但是人们总是因为他的戏好，就更愿意相信他说的话。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语言建构的世界，出版是坚实而有形的力量，戏剧是依赖特定时空的虚幻力量，但这两者综合起来，就产生了更强的传播学意义上的影响力——当然，这是题外话。

我们看《空的空间》、《敞开的门》，其实他本人关切的主要不是舞台空间问题，而是表演的问题，是如何焕发戏剧生命力——这才是彼得•布鲁克戏剧哲学的核心。彼得•布鲁克认为戏剧应当是鲜活的，而不是僵死的，应当根据具体的文化、地域、观众、空间去调整，这样才能焕发戏剧的生命力。他也说过，一个人穿过一个空间，就够成了戏剧，所以说戏剧的本质就是"观"和"演"，而导演应当关注的，也就是这个"观演"。

彼得•布鲁克的观点，说白了，就是戏剧不应该总是一个样。导演现在创作出来一个很好的作品，过几年，台上台下的人都发生变化，可能就不是好作品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在21世纪，在这样一个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发展极为迅速的时代，戏剧艺术如何随着时间改变而不断保持生机与活力？如何与观众所处的时空保持同步？——时代不一样了，《雷雨》、《椅子》、易卜生如何上演？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讨论“僵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彼得•布鲁克使用了双重标准。他讨厌一成不变的戏剧样式，比如歌剧，他认为这是僵死的。相反，彼得•布鲁克却认为日本能剧有着永恒的魅力——可事实上，能剧也是不变的。他在书里还说，来自台湾的京剧是没有生气的，相反，来自大陆的样板戏却能体现京剧艺术的活力，不是僵死的，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如果用布鲁克的观点去指认“僵死”、探讨“鲜活”，很容易沦为小学数学、泼妇骂街。在《空的空间》里，彼得•布鲁克实际所说的并不是具体的剧目，而是一个表演哲学体系。他认为每个导演都可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艺术观，每个人的创作都应当基于创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背景，在自己的观念里面不要让戏剧"僵死"，而是让它鲜活起来。他的表演哲学是包容的，是可供任何背景和观念的人借鉴的。

我看过他的《马拉／萨德》录像，这是一个建立在1968年世界革命浪潮背景下的作品，可以说是布莱希特加阿尔托的精髓体现，兼具理性与疯癫。这个作品的震撼力是来自具体的时空背景和社会背景，根植于当时的学生运动和世界革命浪潮。这是彼得•布鲁克青年时期的作品。可是现在大师87岁了，什么问题是他所关切的？

这一次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上的《情人的衣服》，是彼得•布鲁克的作品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演出。如果我们在谈《情人的衣服》，那么就谈《情人的衣服》，一个作品不能代表、更不等于彼得•布鲁克。一个艺术品应该以艺术品本身的力量示人。

《情人的衣服》的时空背景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很大程度上已经盖棺定论、在背景里隐去。从2011年开始，北非革命风起云涌，欧洲艺术节迅速做出反应，纷纷邀请北非的革命题材作品，直指当下的世界政治。而布鲁克大师在巴黎重排南非经典，他关注的不是广场，而是衣橱。

我还关注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情人的衣服》是在国家博物馆上演的，国博是个新剧场，我之前还去查这个国博在哪儿，后来才发现，“革命历史博物馆”更名，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博物馆”。这背后隐喻的是国家告别革命的姿态。告别革命的大师陈列在告别革命的博物馆里，受人瞻仰。

当然，大师本人没来，来的只有他的衣服。



林烟霞专栏

清华中文女，戏剧小学生，何冰脑残粉，立志成为北京人艺扫地僧。

烟火人间《窝头会馆》

2012年12月1日- 11日 | 首都剧场 | 导演：林兆华 | 编剧：刘恒 | 主演：何冰、宋丹丹

摄影/李晏



看完《窝头会馆》回来，室友问我："你不是去年看过吗？怎么总看看过的戏？"

我答："其实原本没打算看的，但后来还是打定主意去看了。"

"为什么？因为买到了便宜的学生票？"

"不是。是因为看《天鹅之歌》之后跟何冰说'何老师我可能去看窝头'，他说'好，我们窝头见。'"

自打那天起，这句话就在我的脑袋里翻来覆去。虽然我深知，想要在当前票务局势下抢到一张以"角儿"打牌的戏票是件不容易的事，但还是来了。暮色里的首都剧场色调沧桑厚重，有大抵是第一次看戏的人在北京人民剧院的牌子前互相合影，讨论着剧里的名演员们，欢声笑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第一次驻足良久，认真的观察这个进出许多次的剧场，蓦然感到周遭的笑声渐渐退场，于隐约中升腾起一种苍凉，就像是将看的这部戏一样。

《窝头会馆》实在算不得是个特别好的戏，但至少从我这种俗常观剧者的角度来看，它是个好看的戏：角色讨喜有个性，台词俏皮有灵气，情节跌宕有意思，更别提还有所谓"五星阵容"。刘恒写的戏讨人喜欢，完全熟稔的贴合于观众的情绪变化。比如最后一幕苑国钟突然倒地的刹那全场震惊的倒吸冷气，实在是给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我想刘恒早已经知道这瞬间会发生什么，他要的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效果。但大概是因为写惯了电视剧，他下笔刹不住车，洋洋洒洒的台词量，把台上塞了个满满当当。经常是前一个人的话没说完，后一个人的又撞了个上去，台上叽叽喳喳无比火热，这并不算是优点，但至少具备极强的感染力。**



作为外行看热闹来说，这些足够了。况且对于一部目的明确的"主旋律"剧目，实在是不要有太高的要求。**对比下《甲子园》，您就知道刘恒的任务完成得多么漂亮。他预设了一个合理的矛盾，这个矛盾挺简单，但是并不单薄，在台上立得还蛮稳当，故事讲的好，又抓得住观众，实在没什么可过多挑拣的了。我喜欢这个戏，也不是从技术角度，而是觉得这戏有人味儿。**

刘恒说《窝头会馆》的主题是钱，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他在之后又换了个"文绉绉"的词："困境"。私以为"困境"这个词，实在再准确不过。窝头会馆这样固定的地点，就已经将这些人物困在其中，这些人物各有性情，却都面临着生活的困苦。可以说，这戏里面的人，都钻在窝头眼里出不来了。**他们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拼命活着，拼命为自己多找一口气儿吸进去，甚至为了这口空气不择手段。他们恶语相向，大打出手，明着暗着做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为了搂着自己在意的人在这个憋闷的窝头眼里呼吸下去。**

这么看起来他们挺可怜，却又在努力自己逗自己开心，他们某些言行颇为不堪，却又令人不忍对其批判。**而且他们行动的动机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值得登高呐喊的，不过"头一个是房子，再一个是儿子"（肖阎王虽然是作为反派出现，但最后却也为着这两样东西被卷进了这个空气稀薄的窝头眼里）。但就是因为这最简单的诉求，造成了最苦涩的困苦，也展现了最真实的人性。**窝头会馆里的这些人，是丰富而有人味儿的，他们带着他们全部的背景在这个舞台上活着，不遮不掩，无论好的坏的一起捧到你的面前，让你觉得他们仿佛真的活着，所以很容易对他们产生感情。而当你发现在故事的最后，这个困境中所有的人面对着生死，竟凭着人性里最根本的善，把所有的敌意和戾气都自我消解而最终达到了一种宽容时，心中的感动会在一刹那达到顶峰。这种宽容伴随着笑声也伴随着泪水，是苦涩的也是温暖的，几乎令人深深着迷。

这部戏当然可以更好，但是在献礼的要求之下，这样的戏已然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任务。结尾一句"我们



去新中国"，自然人人都看得出它的突兀，但刘恒把这句必须要说的话憋到最后才让苑国钟说出来，已经不容易，至少之前还让您看了两个小时圆圆乎乎的戏，把任务的存在感讲到了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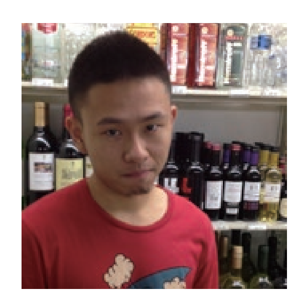
《窝头会馆》是太贫了，但是回神细咂摸，也真的太像我们的生活了。人活在世上也不过是这样，你挨着我，我碰着你，推来搡去，谁也不愿低谁一头的奔日子，但总还要这么互相倚靠着去生活。何冰形容这是"磕头碰脸的活着"，在一个屋檐下是这样，在一个尘世里亦是如此。不知道为什么，每每看完《窝头会馆》，我都觉得仿佛受到了安慰，又被丢弃于荒原一般情感纠缠。但后来我开始不想为什么，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做很多事真的本没什么很多的缘由，只是为了于苦痛中寻快乐，于苍凉中寻温暖，让自己活得更加舒服一些，就像这戏里的人。或如看这一场戏，也只是为了简单的理由而来，与这满剧场的人，共享几时的呼吸而已。

看完戏后和妈妈通电话。妈妈问："窝头好吃不？"我说有点苦。问及原因，答："何冰演的人死了。"

妈妈非常轻松的追问："他怎么死的？吃窝头噎死的？"

听了这话我突然就笑了，蓦地觉得自己看戏之前站在首都剧场门口心中的萧索，实在是有点无病呻吟。**因为这戏真该算是个喜剧收尾，让你笑的时候其实戏是苦的，让你哭的时候，却是真正得到了解脱。苦涩了很久的戏里戏外的我们，最终仿佛将苦与愁都和着血流干了，这才是最终的宽容与和解，**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是生与死的和解，剩下的是即将升起的太阳，是新的光明，照耀着还将继续的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生活，晒暖了这些活着的人手里的原本冰冷僵硬的窝头。

日子就是这么个难啃的窝头，不很好吃，但是足够饱足，虽然偶尔有点剌嗓子，倒了霉还可能被噎死，但是为了捧在手心里那点沉甸甸的温暖，我们还是得这么磕头碰脸的活着。同那些真实或不真实的人在一起可劲儿的贫也可劲儿的活着吧，这才是真的烟火人间。



唐韬专栏

学电影的，研究生在读，觉得看戏和看片儿都是利国利民的正经事儿。喜爱有趣的、不受约束的、给人思考价值与空间的戏和人。希望有那么一天戏剧教育普及大中小学。@T-Tony



这一股清流，填平我万丈沟壑
《情人的衣服》

2012年12月6日-9日 | 国家博物馆剧场 | 第三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导演：[英]彼得·布鲁克 | 原著：[南非]坎·森巴 | 演出：巴黎北方剧团

摄影/李晏

走出剧场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在场诸多怀着朝圣心理的观众并不知道这部剧出手自那位几近神化的大师——彼得·布鲁克——之手，那么这样的又一段剧场时光还会得到多少人赞叹。这样的“如果”当然没有意义，但却恰能道出我对《情人的衣服》的印象。

试问有多少人在慕名而来走进剧场之前期待的是一场震撼？落座之后，舞台上仅有的几把东倒西歪的彩色椅子、几个铁架也都给人对于它的形式的无限期待。但是，当掌声减息之后，在座的观众得到的却全然不是这些。

它只是异乡的又一个故事

故事听起来比回想起来要平常的多。南非的索菲亚小镇，黑人居民每日为生活奔走。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下，居民们屡屡遭受的暴力事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样的大环境中，一个小家庭的故事，反倒成了传奇。上班路上的丈夫菲勒蒙听闻妻子玛蒂尔达出轨的谣言，当即赶回家捉奸在床。情人夺门而逃后，玛蒂尔达在死亡的威胁下答应丈夫怪异的命令。她要将情人留下的衣服当作家里的客人悉心照顾，每日里用叉子喂它吃饭，甚至带着它与丈夫出门散步。妻子日日遭受着精神苦役，最终竟也能从中取乐，和衣服调情嬉闹。却不知在菲勒蒙心里早酝酿了更大的报复。就在妻子在家主办的晚宴上，丈夫当众拿出了那件衣服，并让她与大家分享这位“客人”。众人扫兴而归后，妻子在巨大的折磨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故事题材，可以说本身是充满了猎奇性的。异域的恶劣生存环境，变态的报复手段以及自我救赎的悲剧。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个故事在阿尔莫多瓦的镜头下会被呈现的多么鲜亮而骇人。然而，我们在剧场里所看到的，却觉得这是一段那么稀松平常甚至亲切的故事，没有任何刻意的渲染。**相反，舞台上的所有元素似乎都在温柔的抚慰观众，让人轻巧地接受了这个故事的合理与必然。仿佛这就只是这个本就离奇的世界的一种可能——这种可能的发生让我们惋惜，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悲剧。**

而奇妙的是，一旦当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设定，便被击中了某些最隐秘的自我，变的怅然若失。我们走出剧场，沉默地搭公车、地铁或者出租车回家，我们洗漱后独自或和爱人躺上床，做爱或不做爱然后入眠。但我们却时刻觉得自己已经是不同的自己了。**我们想和别人分享这小小的惆怅，但却觉得无话可说，所以干脆选择不分享。这个来自异乡的离奇的故事就这样影响了我们，这是舞台和戏剧的魔法。**

我们都是生命体验的共享者

《情人的衣服》舞台上的演员、角色以及观众三者的关系被重新进行了定义。演员不再是完全的展示者，而是和观众站在的分享者。他只是讲述或者扮演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和他们本人无关，也与在座的诸位无关。表演过程中，所有的情绪都火候纯正地做到了适可而止。

然而最珍贵的在于这个“适可而止”的度的把握。

其实，布鲁克在《情人的衣服》里没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舞台与调度设计。相反地，这部剧的舞台调度设计甚至是我们在诸多小剧场剧目中司空见惯的。所有的演员以第一与第三人称夹杂地叙述着各个人物的境况，整个故事从头至尾被极其流畅地叙述下来。整个过程显得随性而自由。正是因为这样的“自由”，使得九十分钟中没有哪一个细节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

这种看似随意的完美呈现，必然有着背后精心的推敲与设计。而更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布鲁克自己的戏剧哲学在起着作用。

布鲁克作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戏剧大师，他融合各个流派的经验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观，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将这些观念传达出来。其实往往最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创造哲学的，他也不例外。

观众的重要性在布鲁克的戏剧中被非常大的提升，直接成为了和演员并存的最重要的元素。这一方面让舞空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化，因为观众本身是有想象力的；另一方面也使得叙事本身可以无限的客观，因为观众本身是会思考的。**舞台工作者的工作在于优雅的在尊重角色和观众的前提下轻声柔语地讲一个枕边故事。**而在适当的时候，让观众等上舞台置身于故事之中更是将这种游戏一般的共享的体验发挥到了极致。

所有的叙事归结下来都是对于受众的伦理学教化。男主角菲勒蒙表面的专横下是对于自己所遭受的社会压迫的模仿，玛蒂尔达表面的胆怯其实是自由意志无以施展的妥协，丈夫的变态报复和妻子的自赎其实都是真诚地出于爱与依赖，却也同时冷漠得令人退却。那



一件西装作为丈夫的手段其实何尝不是他的耻辱，而作为妻子的耻辱又何尝不是她安稳生活的寄托。

可以说，**舞台上两人的挣扎其实不是针对彼此的，而是针对生活本身的。而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生命体验给予他们的已经不是自己生活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让你对于生活产生的敬畏远远要高于那些与自己有关的生活可以带给你的，但这种敬畏又是普世的。

坦荡到没有惊叹号的我爱你

当最后，菲勒蒙口中重复着“forgive and forget”奔向玛蒂尔达的时候，那个光艳动人的夫人已经永远低下了她骄傲的头颅。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也是另人解脱的。其实在某程度上，她的死甚至是去悲剧性的。

在一场自我与生活的斗争之后，“forgive and forget”已经成了多么无足轻重的字眼。玛蒂尔达在最后的欢愉中通过音乐这一艺术形式达到了自我认可的顶峰，她所要向生命坦白的已经所剩无几。而这样的极乐之中，丈夫的行为显得幼稚可笑却也让她不得不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结束的方式其实对于她所处的小环境与大环境都是无比得体的。而对菲勒蒙来说，他也从转嫁于妻子身上的暴戾中解脱了出来，虽然他对于大环境施予他的暴戾依然手足无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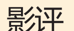
到此，通过音乐、表演、互动所随性营造的恬淡氛围通通融化，变成糖衣包裹在这个苦涩的结局之上。给各位看官服下，自行咀嚼消化。

在所有复仇、救赎的情节之下，这其实是一部爱情故事。这爱情和你我的一样古怪一样平常。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他因为被讲述出来，变成了我们各自的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它没有惊叹号，不会让你“wow”地叫出来，但你不能无视到它的值得被尊重的伟大。

这就回归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上。**面对这样一部作品，观众多多少少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在这个刺激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的味蕾也许太过于追逐那些“辣”，但却不知辣只是触觉而非味觉。当我们真的面对戏剧的本味时，才想起自己已经忘记了的被它感动的天份。**

这一点，对于观众和我们的剧场工作者同样适用。

作为林大导捣鼓了三年的戏剧展的又一届的结束，《情人的衣服》披着众多瞩目而来，却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答案。**它给我们的不是满足，因为内心的沟壑太过深切；它给我们的只是对于生命之于万千世界的又一体验——坦诚、直接却也清冽宜人。**





爱与欲的墓冢——《浮城谜事》

导演：娄烨 | 爱情 | 中国大陆、法国 | 2012-10 (中国大陆)

主演：郝蕾、秦昊、齐溪、朱亚文

文/灰狼 http://www.douban.com/people/greywolf/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劈腿、放纵、乱伦、车震、养小三、嫖妓女？也只有这些东西占据了大大小小的报刊头版、杂志封面。**天涯上有个帖子叫“看我如何收拾贱男和小三”，因为关乎这种事而高悬不沉，直到有一天，它被中国最具现实主义的第六代导演搬上大银幕，故事相当晦暗、污秽，但就像这个时代的爱情，零落成泥碾作尘，直把美好的期许，变成了悲观主义的墓冢。**

应该说娄烨是悲观的，他的电影总是忧郁的，黑夜的场景、灰蒙蒙的天、湿漉漉的环境，阳光灿烂的和谐世界之外，他在寻找另一种真实。《浮城谜事》中他构造了一个畸形的家庭关系，一个男人，两个家庭，各有子女，男主角乔永照不但在这种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还能外出偷腥，享用年轻的鲜肉，在子女面前，他永远表现得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好爸爸，但对两个女人的态度则完全二致，对妻子的温驯和对小三的粗暴，是他性格割裂的征兆。乔永照身上存在着“爱”与“欲”的分离，这令他很难安定在某个状态，在欲望的吸引和道德的约束间摇摆不定，这是所有出轨男人的症候，更是当今众多家庭的隐患，纸总包不住火，一旦曝光就是婚姻的终结，《浮城谜事》的结局，同样是家庭破裂的悲剧，娄烨借这个负面的结果，流露出他对现代都市的婚姻和爱情的深深的幻灭感。

关怀女人是娄烨的天性，但现实里



的女人一样伤痕累累，娄烨的电影里总有一个边做爱边流泪的女子，仿佛被时代强奸，那种阵痛，形成了强有力的隐喻。在爱情关系里，她们最容易为情所伤，即便是电影里陆洁这样的贤妻良母，也会因妒忌化的冲动做出疯狂的举动，末了想坦然离开却已身不由己。桑琪是另一种女人，有强烈的依赖感，爱得过火，爱得卑贱如母狗，蜗居在狭小的房子里，为爱人生儿育女，甘当爱的性奴。爱情关系里，女人永远是弱者和不理性的动物，但与乔永照无赖式的“理性”相比，她们的所作所为能得到观众更多的谅解，即使在电影里，两个女人面对一个丈夫，既没有骂街式的争吵，亦没有扯头发咬人的争斗，或曾剑拔弩张，但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女性视角上的同病相怜，反正情深是一种悲剧，在这种危险关系里，要么如陆洁那么走得坦荡，要么就如桑琪那么卑贱地爱着，从一而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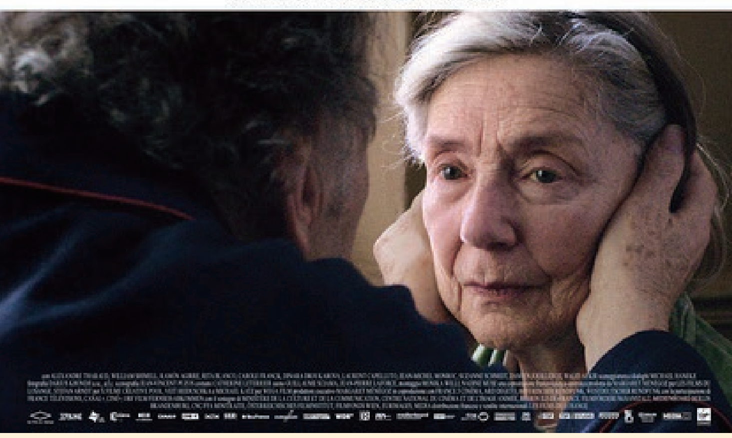
这部《浮城迷事》拍得是一代年轻人的悲剧，情感的迷惘，欲望的伤，他们在彷徨之间成为浮游生物，抑或行尸走肉。**娄烨的电影一直在拍摄年轻的一代，他们曾经经历改革开放《周末情人》、战争《紫蝴蝶》、政治风波《夏宫》这样的时代变革的阵痛，成为受伤和垮掉的一代，而《浮城迷事》虽定位于和谐年代，但大多数人苦难的生活背后，我们能从中读出这个年代的幸福指数，生活不如意、爱情分崩离析、家庭的破碎、人生的毁灭，这些都在这部现实主义的电影里有着深刻的涉及。**倘若推向更隐喻化的层面，那么这部电影里的陆洁和桑琪亦能代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活状态，乔永照则是指代自己的一个符号，在现实中，我们既怀着社会主义的草根理想，又耽溺于资本主义的生活，所以不快乐。

整个电影里，乔永照虽然是男主角，但很少处于第一视角，娄烨对这样的形象，几乎给予彻底的否定，对两个女人来说，她们都有悲剧的宿命，自身的幸福扼杀在这样畸形的关系里，太多叹惋。两个女人是情敌，却相互可怜，面对桑琪的挑衅，陆洁曾反击，但最终选择各安天命。**郝蕾和齐溪两个女演员都有强大的内力，把人物细致入微的心理状态诠释得格外出色，雨夜杀人戏更带有强烈的幻灭感，迫近的构图、局部的放大特写、晃动的镜头都突出了她们的内心挣扎，亦注定了宿命。情杀是无数的悲剧结尾，电影里也一样，她们最终都因双手沾血的罪恶，要被困在人生漫长的荒冢。**

很小的格局和很微妙的关系，《浮城迷事》并未用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淡漠间诉说了现实的爱情悲剧，调子果然就是悲的，**这个世界太苦了，所谓的乐只有两种，一种是装出来的喜庆，一种就是苦中作乐，《浮城迷事》大概就是后者，声声响彻的《欢乐颂》背后，犹似丧钟哀鸣，数着现实中层层的心灵伤痕和一把一把的眼泪。**









如果这都不算爱——《爱》

导演：迈克尔•哈内克 | 剧情、爱情 | 法国、德国、奥地利 |2012-5 (戛纳电影节)、2012-10 (法国)

主演：让-路易斯•特林提格南特、埃玛妞•丽娃、伊莎贝尔•于佩尔、威廉姆•西梅尔

文/幽灵不会哭 http://www.douban.com/people/guo_xu/

巧合的是，**今年拿下三大影展头奖的影片都无一例外地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末日将至，我们如何相爱？**

在《凯撒必须死》中，犯人麻木的灵魂被对戏剧、对自由的爱所拯救，而在《圣殇》中，主人公的自我救赎通过一个虚假但无比真实、残酷的“母爱”得以实现。迈克尔•哈内克则用一部场景单调、人物简单，连片名也只有一个字的《爱》获得了今年电影界最让人瞩目的一座奖杯。

爱的表达方式千万种，在走向生命的终点时，来到了绝望的地狱入口，这时的人还能拥有爱的能力吗？在痛苦、压抑的精神状态下，被文明、理性所包裹的外衣掉下，里面究竟是无法释怀的爱还是无缘无故的恨呢？**《爱》中的老年夫妇，当丈夫细心照料瘫痪的妻子时，我们看到了浓浓的爱意，可当他突然杀死妻子时，我们得到了信息开始变得复杂了，复杂得一时无法接受与理解。**

作为孤独个体的人类，为了逃脱孤独感，而选择将自己最私密的情感与他人来分享。这些人可以是伴侣、家人，也可以是上帝，或者艺术。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依赖。但往往在通往这种依赖的过程中，怀疑与厌倦会提前毁掉这份感情。看来，《爱》中那对夫妻，安



娜和乔治斯，他们的感情就更显珍贵。乔治斯是自私的，他不愿意将自己对安娜的爱拿来与别人分享，在安娜重病后，他排斥其他人的来访，甚至是自己的女儿。他只愿意安娜在自己的陪伴下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连一只意外来访的鸽子也不能容忍。
哈内克为我们描绘了一种简单但又极致的爱，它温暖又压抑，幸福却悲凉，这是属于两个人的世界，隐藏着平凡中的躁动与不安。对于安娜也一样，她不愿意呆在医院，不愿他人谈论自己的病情。**哈内克在影片中多次将摄影机对准了被凝视的一方，观众能强烈感受到对方投射来的目光，那充满爱的目光。《爱》并不是一曲对爱的赞歌，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注视，当生命不可抑制地走向衰老和死亡，我们是否能坦然面对？这同时也是对爱的极端考验，考验着承受力的极限。**

我们必须在付出与收获失衡的天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影片中乔治斯多次出现幻觉，在满是漏水的楼道上，他被一只胳膊紧紧束缚住，而这正是他对安娜说“你不用愧疚，这种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之后。**人也许无法将自己全部交予他人，但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在付出的同时渴望回报，在只有付出却无任何回报的情况下，我们的爱是否还能继续向前？**哈内克的电影总是在探讨某种意外的突然介入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无论是爱上自己学生的钢琴教师，还是遭遇变态暴徒的可怜人。在面对生活、感情的巨变时，人们的处理方式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很难说《爱》中的情感表达方式是正常或者不正常，但这一切一定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发生的，从细心照料到用枕头让爱人窒息再到封锁房间的泰然自若，都是乔治斯自我的反应，观众却无法在主人公的言语中去判断，我们只是在等待，等待死亡的来临，等待电影的结束。

哈内克是一个不会在电影中轻易表露情感的导演，但在《爱》中首尾两次的“亡灵归来”却饱含感情。这是哈内克新的尝试么？至少在某个层面他成功了，观众对那种呼之欲出的情感不会视而不见，但另一个方面，饱满的情感却在削弱电影中的“自然状态”，我们离人物越近，也就离自我越远，我们获得了越多的预设信息，也就越发失去了对电影意义空间的掌控。哈内克深知这一点，所以在特写的频繁使用之后，从远景开始回到电影中，我们也开始对乔治斯感到越来越陌生了。

我们看到了爱，也感受到了死亡，爱不应该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安娜的死亡对于她自己，对于乔治斯都是一种解脱，这种行为很难用理性或感性来判断。因为悲剧发生了，主人公作出了选择。就是这样？既然爱的表达方式有千万种，那么“爱你爱到杀死你”也应该是其中一种。**过多的“为什么”对于哈内克的电影实在多余。他爱她，她也爱他，她病了，他杀死了她，然后电影就结束了，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可是你能说这不算是一次爱的真挚表达么？**

兽性，人性，神性的PK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导演：李安 | 剧情、奇幻、冒险 | 美国 | 2012-11

主演：苏拉•沙玛、拉菲•斯波、伊尔凡•可汗、杰拉尔•德帕迪约、塔布、阿迪勒•侯赛因、阿尤什•坦东、王柏杰、Jun Naito

文/星星的孩子coco



一部好的作品往往给人想要解读它的愿望。

信仰犹如一幢大厦，里面却有许多不同的房间。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自己所呆的那个房间才是大厦本身，结果将会怎样？

Pi所讲述的两个故事，最大的不同就是Tiger与Pi在海上漂流的那段经历。这恰恰是我们在人世间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一课——如何与“异类”（不同物种，不同人种，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性格，不同……）和谐共生！“我会尊重你”，这是Pi对Tiger说的；“让它吃饱才能让自己生存下去”，这是Pi对Tiger做的。Pi之所以见证了神的存在，是因为他学会了这一课。没有了这一段经历，同样是船沉没，同样是失去了家人，同样是遭受了苦难，第二个故事与第一个故事一样，不过是动物间的相互残杀而已！

好的艺术作品滋养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感谢李安和他的团队，你们做到了！**不仅是用先进的技术，绝美的画面，而是讲故事时的从容不迫，画面中所蕴藏着的对自然的爱和对造物主的敬畏甚至在片头处壁画的角落和流水中映出“李安作品”时的那份谦卑都让我感到了创作者们宁静而纯净的灵魂。**

另外，两个故事，你更喜欢哪一个？**我想中国的投资商与制片人们会更喜欢第二个！有灾难，有逃生，有凶杀，有暴力，有血腥，有复仇，甚至还有一点忏悔，多么标准地商业片模式。所以他们也不相信神的存在，因为达尔文说过：人**



是一种高级动物。

毫无疑问，Life of Pi是一则寓言故事——

启示一：片名“Pi的生活”，片中详细地介绍了主角为什么叫pi，(圆周率）π是介于3.1415926和3.1415927两个数字之间的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常数。**一如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看似没有重复，不断变化，却不过就在两点之间。它既是有限，又可以无限，这便是生命的奇妙所在。**

启示二：Pi为了不让Tiger吃干粮和喝水，便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木阀上，其结果是鲸鱼的到来让所有的食物沉入大海。其后，Pi不得不与Tiger共生。从一开始为了自我生存被迫为Tiger觅食，到后来主动与Tiger分享最后那一桶淡水，甚至将它抱入怀中轻轻抚摸，这就是所谓的“神迹”。**如果说人性是自私，贪婪的，那不要忘记它还有另一面，即无私，奉献的。人一旦发现自己还有这一面时，他即发现了神性之所在。**

启示三：食人岛无疑是我们追求目标路上的一个温柔陷阱。**我们往往因为苦苦追寻却又毫无方向，精疲力竭之时，看见一个有吃有喝又能安睡的地方便觉得自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可以不再辛苦前行了。**殊不知，你便会被这些安逸舒适的生活渐渐吞噬，只剩下牙齿。起初我不太明白那成千上万的狐獴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细想，Tiger捕食狐獴时毫不费力，这与Pi和Tiger在海上的捕鱼之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们因眼前的即得利益而放弃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离死亡不远了！**

启示四：当猩猩来到船上时，Pi张开双臂高呼：欢迎来到Pi的方舟！没错，这是一次人类社会的大漂移，目标——彼岸！**人类在经历了野蛮的相互残杀，弱肉强食之后，必须走向相互尊重，互相帮助，和谐共生之路，这就是神的意旨。我们要么一起死在海上，要么一起共同上岸。**

最后，Tiger在人的眼中是凶狠、残暴、兽性的代表，而Pi用神性驯服了“兽性”。**这让我想起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的一段文字：完美的人是兽性、人性、神性三者合一的！**因此，我更愿意把Tiger看作是Pi身上的兽性，当兽性被神性驯服后，人终于可以将自己安顿下来了。可是当Pi意识到Tiger离开自己的时候，即使它之前是让Pi恐惧和害怕的，可是Pi仍然禁不住放声大哭。**“因为没有好好地道别”，恰恰是那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人或事成就了那个完美的自己。与自己好好相处吧，学习如何驯服自己的“兽性”吧，学会与一切美好的，丑恶的，幸福的，悲伤的道别吧。**



【后记】

有人问我：为什么Pi一上食人岛就将那女孩送的手链摘下系在树上？食人岛整体形态是躺卧的女体，这象征什麽？是情欲的终结还是将内心之爱留给绝境中的希望？

我的理解是正如“基督最后的诱惑”中，耶稣面对的最后的诱惑就是撒旦化身为天使带他走下十字架从此过上所谓“幸福的生活”这就是“食人岛”的喻意所在。当Pi近乎绝望之时，他和Tiger漂到了神秘岛上。所以，Pi以为“神秘岛”是神赐予他的礼物，一如之前毗湿奴化身为鱼让他和Tiger能生存下去一样。所以上岛之时，他便摘下了身上最珍贵的手链献给神的化身——神秘岛。这也预示着Pi想从此结束漂流的生活，在这神秘岛上长期生活下去。直到夜晚来临，Pi看到了莲花中的牙齿——这是真正的“神示”，才让Pi明白“神秘岛”不过是撒旦的化身——“食人岛”而已。当他决定天亮便离开这座“温柔乡”时，岛便真正成为了神的化身，我猜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出现了人形岛屿的镜头。

Childhood

童年时

编辑 / 刘妍



摄影师：肉腾腾
独立摄影师，现居广西南宁

摄影师自述：
生于童年，死于少年。










Good
Lucky!





编者的话

肉腾腾给人感觉很是低调，他不以拍照为生也不混圈子，甚至不肯称自己为摄影师。肉腾腾很少接受采访，他说自己对别人的赏识虽心怀感激但更愧疚，“拍照只是本能，我无法解释和阐述它们”。作为一个记者，我似乎很难靠近他的城池，但对于他的说法我心服口服，打心眼里尊敬他起来。事实上，肉腾腾的作品本身已经讲了太多故事，而作品下的文字大多只是他拍摄时刻发生的情景和对话。“芒果还涩，她抓了把盐沾着吃。2点钟，烈日当头，她走在上学的路上，她盯着我手里瓶子问，‘叔叔能给我喝点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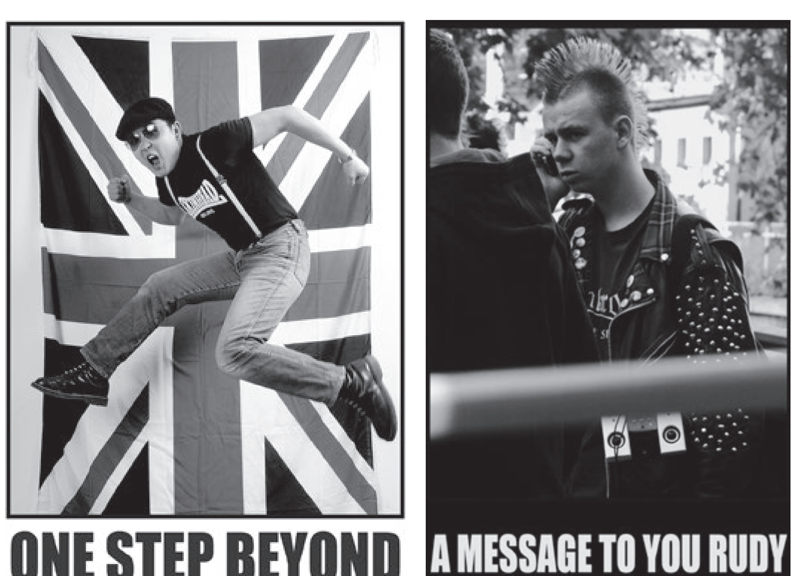
蜜三刀乐队贝斯手马克的摄影师生活

记者 / 刘妍　摄影 / 刘妍 李真理　部分图片由马克提供

马克之所以选择摄影，并不像大多摄影师的故事那样来自于生日礼物的启蒙或者儿时展露出的过人天赋，小时候的马克对摄影兴趣一般，更讨厌站在镜头前被胶片封存。中学毕业后，马克先进入社会上了三年的班儿，觉得上班没什么意思，于是听从家人的建议回到校园。学美术的姐姐深知学画画挣钱实在不容易，提议马克学习"来钱快"的摄影。就这样，没有太多花哨的机缘，马克为着学一门有前途的技术，选择了中国新闻学院摄影系。

学摄影时的马克便很喜欢摇滚乐，常去嚎叫俱乐部看演出，摄影老师也告诉马克，喜欢什么就应该拍什么，于是从1999年开始，马克关注于北京地下摇滚运动，同年，蜜三刀乐队成立，马克用手中的相机纪录了"蜜三刀"、"脑浊"、"A boys"、"哎呦"、"kill tomorrow"等众多乐队的历史资料。从上学以来一直坚持摄影到今天，问及原因，马克仍然很实在，"因为得吃饭，毕竟乐队养不活自己"。

说到马克同英国著名摄影师GAVIN WATSON的故事，倒是有了些"缘分"的意思。家里刚有电脑那会儿，出于对SKINHEAD文化的关注和热爱，马克总是在网上搜索SKINHEAD的照片。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组拍摄SKINHEAD小孩的作品，非常喜欢，而这组作品就来自于这位英国摄影师GAVIN WATSON。后来马克在香港逛到的一家马丁店里，再次看到一本GAVIN WATSON的书，终于深入了解了这位英国摄影师的故事。GAVIN WATSON小的时候，得到了父亲送给他的一台相机，自此GAVIN WATSON便开始拍摄身边的事物，拍摄他的爸爸、哥哥、弟弟等等，在七八十年代拍摄了大量英国SKINHEAD的影像。后来马克通过网络与GAVIN WATSON取得了联系，GAVIN WATSON对马克拍摄的北京SKINHEAD照片也十分着迷。2008年奥运会时，马克同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聊天，谈及GAVIN WATSON，这位记者竟同GAVIN WATSON是故交，记者转年便为马克带回了GAVIN WATSON的影集作为对马克赠予他的摄影作品的回馈。也许就是因为朋克摄影，世界变小了，一切也变得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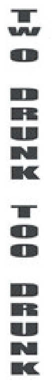
马克对摄影器材并不挑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逮着什么用什么"。最早的时候马克的小姨给他买了一台konika7000，就是一台胶片相机。马克对胶片摄影很有感情，他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黑白胶片冲洗的。事实上，在他上学那会儿，数码摄影技术也不成熟，数码相机的像素都在500万左右。但是，马克并不排斥数码摄影，现在的马克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数码相机，作品中是胶片和数码的比例也是一半一半。他说数码相机出片快、成本低，胶片相机"拍一张且琢磨呢！"。

OIMARK PHOTOES黑白朋克摄影展是由马克发起并策划的一个个人摄影作品展的全球巡展。2007年马克远赴欧洲与OI PUNK蜜三刀乐队一起欧洲巡演15场，用手中的相机全程纪录了蜜三刀乐队在欧洲的经历。期间也在法国德国各大音乐节捕捉了各种关于朋克文化以及生活的影像资料。**2012年7月28日，OIMARK PHOTOES黑白朋克摄影展回到中**



马克，OI PUNK蜜三刀乐队贝斯手。乐队代表作《中华警魂》《UNION IN BEIJING》等作品的动机都来自于马克。同时，马克也是中国的首位SKINHEAD摄影师，作品被称为北京朋克音乐发展的经典记录，曾为众多乐队拍摄影像资料。英国著名摄影师GAVIN WATSON非常欣赏马克的作品，曾将自己的著名影集《SKINS》赠予马克。马克于2010年7月成功举办了首次个人摄影展。







OIMARK PHOTOES明信片销售地址：
鼓楼吃面、underground kidz vintage、DDR vintage、old what bar、3rock bar 、mao live house

国，携手第九届北京朋克音乐节，开始登录北京三大朋克据点：老WHAT、3ROCK和MAO。“北京站”的影展是马克整理了13年间所拍摄的世界各地（中国、日本、泰国、法国、德国、挪威等地）的PUNK和SKINHEAD的近万幅图片中精选了30余幅精品，通过黑白影像的方式向世人展现了朋克这个特殊人群生活中最真实和最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从最初拍摄嚎叫俱乐部等地摇滚演出的现场，到现在记录台下的、生活中的朋克，马克的拍摄题材发生了转变。他说舞台上的人似乎很相似，愤怒的表情、疯狂的肢体、强烈的灯光，而台下的他们比舞台上更真实。

关于自己的摄影作品，马克一直想出一本书，由于没有合适的投资，也就把出书的搁置下来了。马克一直也想做摄影展，同样也因为资金的问题，没有得以实现。曾经有一位美国导演为蜜三刀乐队拍过一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这位美国导演了解到马克在朋克摄影方面的作为，纪录片拍摄结束后也拿走了马克的一些照片。直到这部纪录片在欧洲巡展时，这位美国导演再次联系马克，希望把马克的摄影作品作为电影展的一个部分在欧洲展出。马克的OIMARK PHOTOES黑白朋克摄影巡展就是从这部电影在巴黎首映的AFTER PARTY开始的。

随着这部朋克纪录片在世界的巡回，马克的朋克摄影作品也开始了巡展，这些摄影作品在欧洲受到了朋克爱好者的关注和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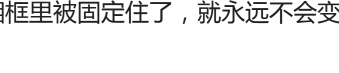
这次OIMARK PHOTOES朋克摄影展中的作品均为黑白照片，一是为了贴合朋克主题，体现年代感，二是马克从上学起便专攻黑白冲洗，对黑白作品更有感情。同时马克也坦诚地提到，很多人都在研究彩色摄



影，树立每个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很难，而黑白摄影则更容易体现个人特色。

马克作品中的拍摄对象大多是他们在世界巡演时认识到的各国朋克友人，有时候抓拍陌生人被发现了也就变成了朋友。在黑白朋克摄影展中，马克有一幅作品格外有张力，画面中一个姑娘的下半身把一个男人的下半身抵在墙上，两人都穿着SKINHEAD的标志之一马丁靴，姑娘的下半身还穿着英国国旗图案的内裤和黑色网袜，狂野至极。马克告诉我，这幅作品源自画面中的这位男士让他帮忙拍点照片，当马克称赞这对情侣的穿着“很英国”的时候，这位男士大笑着说“我女朋友连内裤都是英国的”，马克说他不信，就有了姑娘大方脱下裙子后拍摄出的这张照片。

OIMARK PHOTOES黑白朋克摄影展的布置很别致，铁链悬挂着金属相框，朋克极了。这些设计都来自于马克本人，他在家制作的纪念版照片的相框上都亲手做上了豹纹的铁锈，马克本来还想在金属相框上安上朋克服装上常有的铆钉，遗憾的是，出于防止尖钉伤人，观众最后无法在影展中看到。马克说金属相框随着时间会变化、生锈，而这些朋克摄影作品放在这个相框里被固定住了，就永远不会变。



记者后记

和马克接触很轻松，你不会看到摇滚乐手在舞台上的疯狂或者愤怒，真诚和谦和是他舞台下的样子。跟马克聊他的摄影生活，很难听到“艺术”“理想”这样的字眼，摄影对他来说很实际，是他的生活。随着时间，马克越来越明白，一个摄影师不能只靠兴趣维持、坐等机会，需要付出辛苦、努力推销自己。马克很真实，在摄影这门艺术里，一切依然实实在在。当然，我仍然相信，马克坚持在摄影这条路上，有他自己的乐趣和追求，就像他跟我说起的世界各地摄影师们影响社会的故事，用摄影的力量改变世界，这将是每个摄影师最大的幸福。

本栏目由《文艺生活周刊》与“看网传媒”合作

看网 http://www.kanzg.com

以当代艺术为主体的先锋文化艺术网站，提供最迅捷的文化新闻、全面的文化活动消息、犀利独特的看网观点。关注最具活力的世界当代艺术、在曲折中前行的新电影力量、正在蓬勃发展的实验戏剧、青春激扬的地下音乐、肩负社会使命的先锋文学……以及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最神奇最超越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大现场。

末日青年的封疆拓欲
许敌摄影作品展

文/袁霆轩



灵肉之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

时间： 2012年12月15日—2013年1月15日
地点：盐艺术空间（ 北京市朝阳区草场地艺术区盐马帮餐厅）



山水系列

许敌

1982年.生于中国辽宁沈阳
200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

个展：
2012年 艳如桃李.Vanguard 画廊.上海
部分群展：
2012年 封疆拓欲——许敌摄影作品展.盐艺术空间.北京/上海国际食品艺术博览会/HIHEY艺术网影像艺术节,北京/上海SUGRE艺术节/新加坡艺术舞台
2011年 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CIGE中国画廊博览会.北京
2010年 CIGE中国画廊博览会.北京/“听到了吗？”80后当代艺术家联展Contrmporary by Angela Li.香港
2009年 Care to Dance? Vanguard画廊.上海/“安静 不说话”.上海M50创意空间.上海/东北青年当代艺术展.蔚蓝美术馆/韩国美术协会光州分会年.韩国光州市立美术馆/第二届前提行为艺术节.北京
2008年“反常态”当代艺术展.囍画廊.北京/“有点象”当代艺术展.华艺莎.北京/上上国际艺术年展.上上美术馆.北京
2006年 从“极地”到“铁西区”—东北当代艺术展1985-2006—自由电影单元. 广东美术馆 .广州
2005年 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自由电影单元.南京博物馆.南京


灵肉之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


灵肉之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

这一代人赶上了许多个世界末日。从彗星撞地球查诺丹玛斯到玛雅预言和星球大十字，如果要死，我们已经是重生多次的老牌僵尸。**对死亡的恐惧与生俱来，但对信仰的需求则来源于内心的无所凭依，在成长和生活过程中，人们总在搭建自己的世界积木，然而少年的爱情最终笑场，父母的教诲土的掉渣，世界的规则总在洗牌，下一次被重塑下一次再强奸，每一次幻灭都是一个自我的坍塌，同时开启另一扇明日花园尘掩的暗门。在信息加速化的时代，这样的认知蜕变比世界末日来的更频繁，相对过去缓慢养成型的时光，80后生人是习惯了刷新概念的末日青年。**

对这一代青年而言，前人的万种"知识"不断增殖变异，最终，过多的理论和框架塞满了他们的脑海，化身成形体狰狞却已风化的怪兽。无论是嚼蜡并令人困惑的现实景观，还是自我脑海的精神秘盒，都让青年们饥饿不堪。信息发达，认知泛滥，疲惫的探索欲终会逆反：这个世界很复杂，但它索然无味。

是的现实太无聊太没劲了，苦逼亡命拼搏，屌丝妄想逆袭，既得利益者比女人更缺乏安全感，现实主义精英面对重建工程束手无策。艺术家看着这一场浮世百鬼，决然构筑另一套系统，切肤之痛或者生若夏花。许敌在预设的命途中早早意识到这层自我放逐，他的作品中满是世界的投影，但许敌却不接受世界给他填塞的肥皂泡。

许敌对海鲜材质的迷恋伴随着他的生长环境，直至他看到这个世界被海鲜的意象占领。来自海洋的生物具备谜一般的妖娆属性，色彩艳丽，造型浮夸，充满危险和诱惑。这种材料充满变性，也极易挣脱艺术家自身的意图，由此**在许敌2008年的作品《艳如桃李》系列中，弥散着少年的青春残酷和暴戾之气，恣意成细节处艳丽的病菌与伤口，死肉与疮疤，并导致整体上呈现着的视觉刺激充满狂热。**

后来的许敌在形式上的表达愈发随心所欲，这种带毒素材也尽在控制。在他新的作品山水系列里，天地变构，江湖换形，然而浮于表象的材料置换并非许敌的真实意图，他构筑的世界如次元地狱，却又如梦甜美直通天堂。而在更为诗性的系列《灵肉之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中，作品让人进入一段段不确定性的思考，不管是对个人存在的自省还是对情感的叩问，都直逼人类生存的现实本真。**于三千世界里，佛教徒许敌在为自己加冕封疆，背弃众人的俗世假象，重构一个以影像命名的修罗场。**

从将人体进行异像解构，转变到拆解世界风景的魔幻现实化，这是许敌这几个系列作品一路走来最直接的转变。这是异化的人群改造环境的成就，也是惶恐人群被环境绞杀的噩梦。从这种对世界的幻觉化重构中，能看到艺术家许敌将自我冷凝处理后的解析，也是这个时代的青年们行走世界必须的护体光环。

这个世界已经爬满了腐烂的海鲜，对枯燥的世界上条封锁，对这个塞满了狗屎理论的领地报以哂笑。末日青年们新的域界在大兴土木，新的欲望在虚空中坚实造型，当我们等待已久却不过是玩笑一场的世界末日重生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牧歌远行。

小众和大众 艺术究竟为哪般？

文/末末



去过北京798艺术区的人都会感叹说：人好多啊，殊不知每个感叹者自身都是人群中被别人感叹的一份子。我到北京去的第一站就是798，为什么？因为它独特，它不一般，它与众不同，或者至少说在我没来北京以前众口相传给我带来的是这么一种印象。什么时候开始，“小众”竟然压倒了人们对红领巾、条纹肩章、雷锋帽的集体疯狂式追求？好像就在前几年？还是很久以前？

古代将文人称为下九流，艺匠们就更不入流了，而如今单是艺术两个字就能让人侧目。**大众文化是一个吞噬性很强的暗影，起先它会大肆抨击异流，各种先锋艺术的创立者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例如涂鸦艺术，创作者被城管追被店铺老板打，随后仿佛一夜之间到处都是街道绘画，大家驻足围观击掌赞叹并奉为街边一景。**当然，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模仿，但是高峰之后的无限制模仿就仿佛往高汤里无限制地加水，到最后留下的只是寡淡和苍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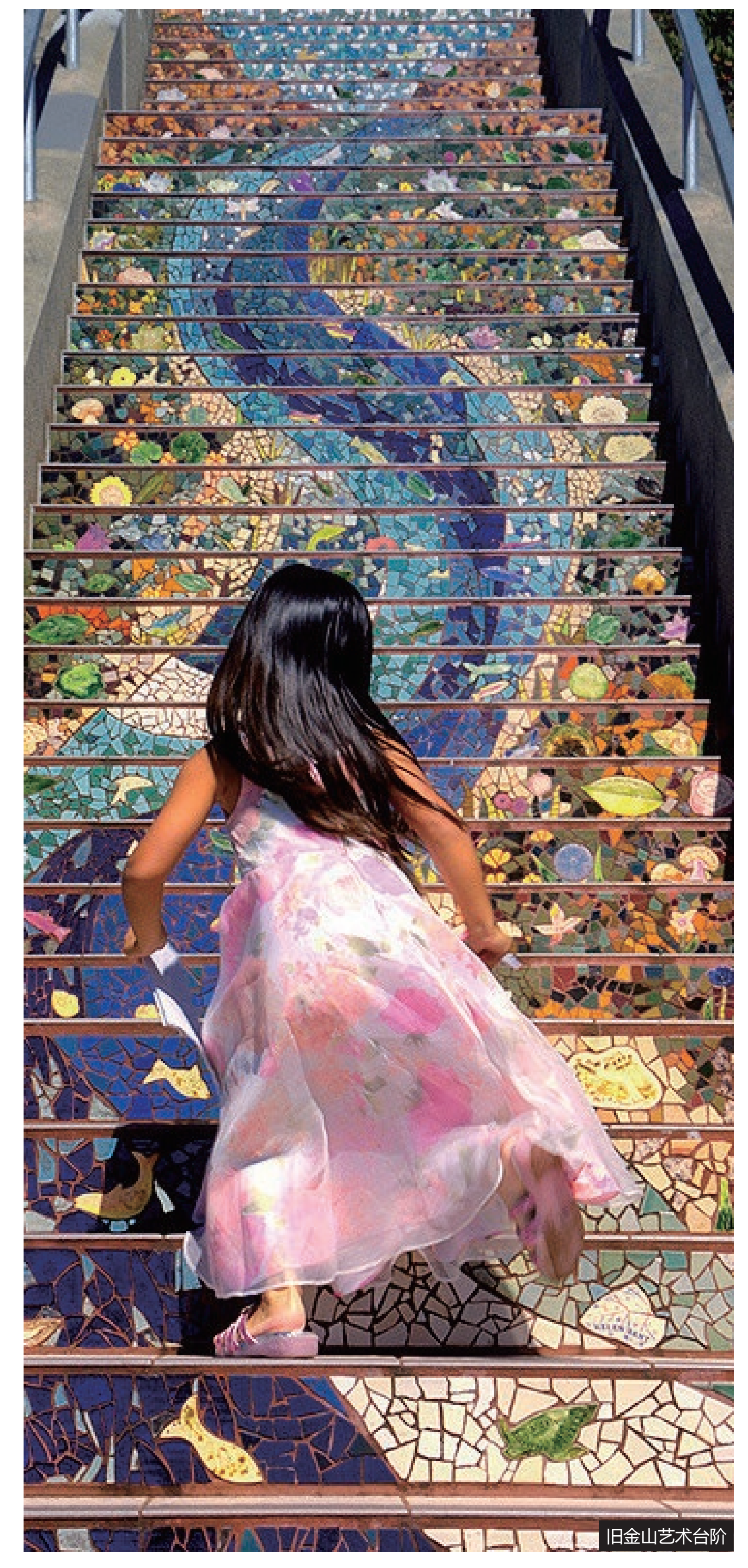
业内人士如今一提起798就皱眉头，说商业气息太重。**街道上有一些果品饮料店，画廊里卖一些自制工艺品这些都无可厚非，毕竟能解人饥渴、寄人忆思嘛，问题是偏偏它只有这些，只有大批量复制的商品和大批量咔咔拍照的人群。艺术跑到哪里去了？一个七十岁的普通老大爷来看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们的重铬酸盐摄影展么？不是，他只是想在开幕式上大吃一顿。画廊里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只是一种展览，只有被看而没有看。**

北京的798会是下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么？毕竟它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是中国艺术圈的代表，是北京的重要地标。小众是它靠之起家的骄傲，大众化让它声名大噪，但之后它将何往？说到城市标签，让我想起了旧金山的艺术台阶，在高楼大厦之间一条绵延几百米的彩色贴瓷台阶横亘其中，吸引我的不是它的绚丽，而是它如何诞生——**这个名为“十六大道贴瓷台阶计划”的项目最初由两位艺术家**



牵头执行，但后来附近的三百多位居民也自愿加入其中，纷纷提供各种现买或搁置不用的彩色瓷砖，一群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修建了163层台阶而且修建队伍和修建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这可谓是艺术从小众走向大众的完美范例——让群众参与其中，而不是让群众只成为观众。毕竟艺术源于一种对限定规范的突破，源于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想象性描摹，飞得再高，最终还是要落在地上。

也许我们的798可以从停止供应酒水点心、全民齐舞画笔这里重新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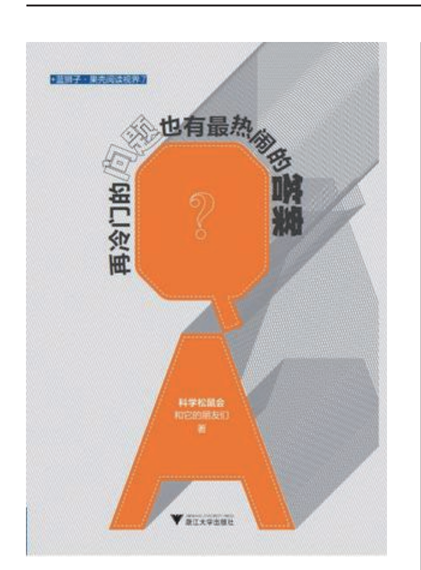
旧金山艺术台阶

[编辑特别推荐]《春在绿芜中》



作 者: 钟晓阳
出版社: 新星
出版年: 20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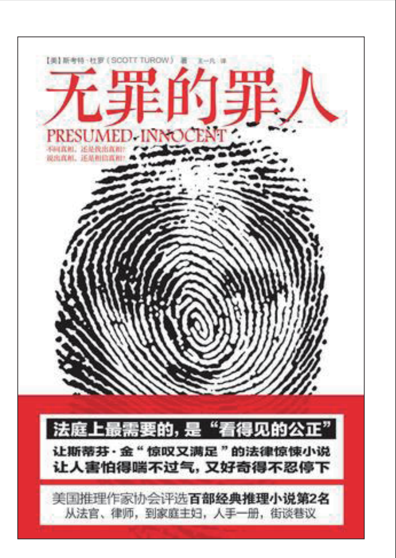
继2011年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首出简体版后我们再次等来了这本《春在绿芜中》。本书结集的是钟晓阳创作《停车暂借问》时期前后所写的十四篇散文，记述作者在故乡中国东北、居住地香港和求学地美国密歇根的交游。除写当年各地的风物外，更多的是细笔描绘人情，写父母、写姊妹、写老师、写亲戚、写朋友，也写里弄之间的贩夫走卒，这些日常琐碎的情事感悟，折射出人性的简朴与纯净。三十年后再版重印，钟晓阳特意在每篇文末加入后记，交代书中人物的后续生活，是为对消逝青春的追忆与怀念。



[新上榜书]《再冷门的问题也有最热闹的答案》

作 者：科学松鼠会和它的朋友们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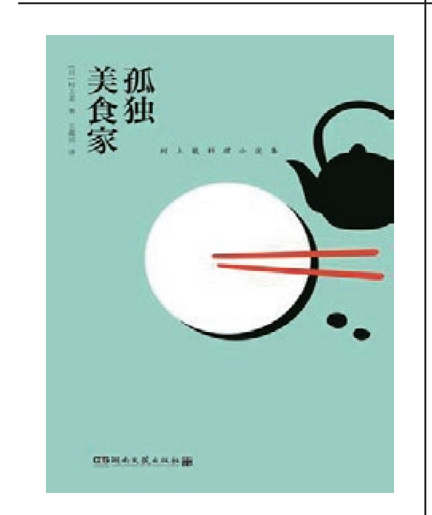
我们都曾梦想过成为万事通，就像机器猫的口袋，能应付朋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也曾时不时冒出古怪问题，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未获解答，便随着少年或成年的梦想慢慢熄灭。由于个体知识的局限，谁都不可能真正“包治所有疑难杂症”，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大家汇聚在一起，真有可能无所不能。在这本里，科学松鼠会和它的朋友们一起打造了一位“问不倒先生”Dr. YOU。别小看了，它决不负责回答“人一共有几颗牙齿”这样的简单问题，也不回答“怎么样动心脏手术”这样的专业问题，也不会回答“打呵欠会传染吗”这样被解答过无数次的陈旧问题，它要解决的——是来自我们身处的这个时空中的所有蛋疼问题。



[引进版畅销书]《无罪的罪人》

原作名：Presumed Innocent
作 者：斯科特·特罗
译 者：王一凡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2-11-17

这是一起让人百感交集的谋杀案，是一次揭穿人性真相的心灵洗礼，更是一场叩问公平正义的诉讼。本书中的男主人公拉斯迪是一位资深且极为优秀的首席检查官，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接触到一些令人心痛的社会弊端以及各式各样的犯罪，为揭露司法制度的阴暗面，他暗中操纵，不惜以身试法……



[休闲/美食]《孤独美食家》

原作名：村上龍料理小説集
作 者: [日] 村上龙
译 者: 王蕴洁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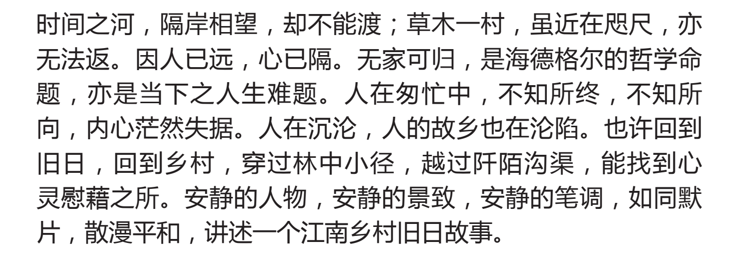
本书中，村上龙以半自传的形式，讲述了三十二个吃遍天下美食的故事。穿插于甲鱼、牛排、毛蟹、咖喱羊脑、鱼子酱、山椒味噌之间的，是巴塞罗那、维也纳、东京等时尚之都、大小饭馆与酒店，以及各色男女的爱欲场景。每一个故事都触动你的感官神经，引发你对人生的各种况味的体验：欲望、罪恶、感伤、孤独和幸福。酸甜苦辣，百味横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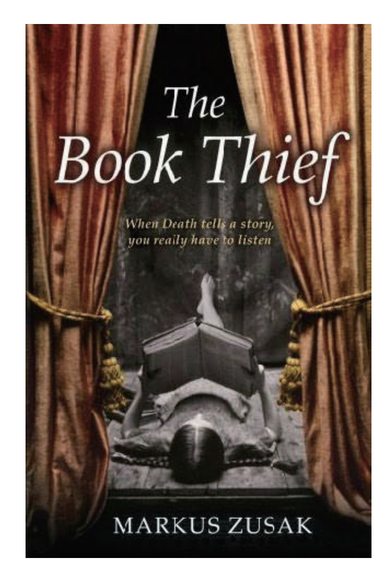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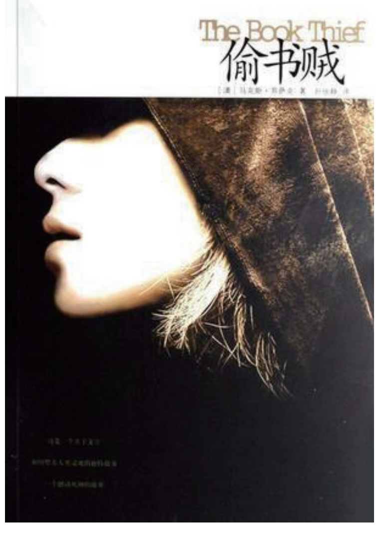
[文学/散文]《草木一村》

作 者：舒飞廉
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2012-11



时间之河，隔岸相望，却不能渡；草木一村，虽近在咫尺，亦无法返。因人已远，心已隔。无家可归，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命题，亦是当下之人生难题。人在匆忙中，不知所终，不知所向，内心茫然失据。人在沉沦，人的故乡也在沦陷。也许回到旧日，回到乡村，穿过林中小径，越过阡陌沟渠，能找到心灵慰藉之所。安静的人物，安静的景致，安静的笔调，如同默片，散漫平和，讲述一个江南乡村旧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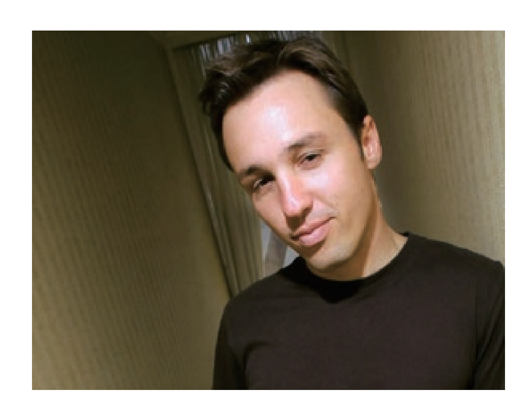




偷书贼 / The Book Thief

《偷书贼》是由澳洲小说家马克斯·苏萨克所创作的一部反战小说，于2005年出版。中文简体版由南海出版公司于2007年引进。

故事发生在二次大战期间，因为父母是共产主义分子，9岁的小女孩莉赛尔和弟弟被迫送往慕尼黑远郊的寄养家庭。弟弟不幸死在了途中。莉塞尔第一次接触到死亡，自此弟弟的影像便经常出现在莉塞尔的生活上。葬礼后，莉赛尔意外得到她的第一本书《掘墓人手册》。但她并不识字，只是保管着那本书。到了领养的家庭，养父开始教莉塞尔识字，捡来第一本书成为了教材。尽管生活艰苦，她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她忍不住开始偷书。莉赛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这是个讲述书是如何振奋灵魂的故事。



作者：
马克斯·苏萨克（Markus Zusak）1975年出生于悉尼，父母分别为奥地利及德国后裔。他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界获奖最多、著作最丰、读者群最广的作家，迄今已出版《输家》、《与鲁本·乌尔夫战斗》、《得到那女孩》、《报信者》以及《偷书贼》五部小说。

后来的日子里，他会成为一个施舍面包的人，而不是小偷。这再次证明了人性中的自相矛盾，有一点善，有一点恶，只需加点水来中和。

In years to come, he would be a giver of bread, not a stealer—proof again of the contradictory human being. So much good, so much evil. Just add water.

我总能在人类最幸福和最不幸的时候找到他们。我看到他们的丑恶和美好，我很好奇，人类怎么能够同时兼具善与恶？不过，他们有一种本领让我嫉妒，只有人类，能够选择死亡。

I' m always finding humans at their best and worst. I see their ugly and their beauty, and I wonder how the same thing can be both. Still, they have one thing I envy. Humans, if nothing else, have the good sense to die.

这座城市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人，但如果街头空无一人的话，陌生人也不会感到更孤独。

There were people everywhere on the city street, but the stranger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alone if it were empty.

我想说的是，我不断地高估人类，也不停地低估他们——我几乎没有对他们有过正确的评价。我想问她，同样一件事，怎么会有如此丑恶又如此美好，有关于此的文字和故事怎么可以这么具有毁灭性，又同时这么熠熠生辉？

I wanted to explain that I am constantly overestimating and underestimating the human race—that rarely do I ever simply estimate it. I wanted to ask her how the same thing could be so ugly and so glorious, and its words and stories so damning and brilliant.

出于某种原因，垂死之人总是喜欢反复询问已经得到了答案的问题，也许这样做，他们就能死得明明白白了。

For some reason, dying men always ask questions they know the answer to. Perhaps it' s so they can die being right.

偷出这本书，从某种病态的意义上来说，更像是自己挣回来的。
"你饿吗？"鲁迪问。莉赛尔回答："饿极了。"让她饥饿的是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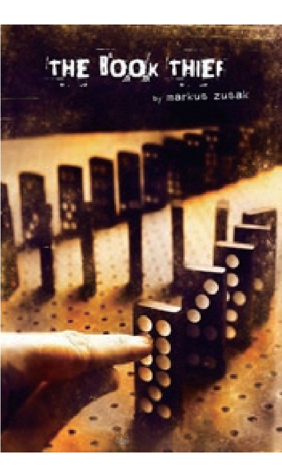
Stealing it, in a sick kind of sense, was like earning it. "You hungry?" Rudy asked. Liesel replied."Starving." For a 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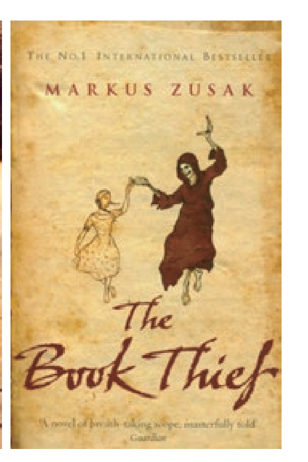
人类真让我捉摸不透。（死神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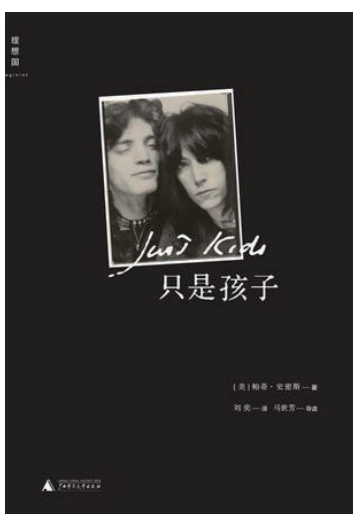
I am haunted by humans.













《只是孩子》
原作名：Just Kids
作 者：[美]帕蒂·史密斯
译 者：刘奕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2-10-20

"我想死在你怀里，在我还活着的时候。"

一切通向彼此，我们成为自己——《只是孩子》

文/龙之齐 http://weibo.com/demio0721

曾经有人这样对我说："我想死在你怀里，在我还活着的时候。"

这似乎是一句不太合乎逻辑但又十分感动的话，不敢肯定那时的我或她是生还是死了。待我怔怔地缓过神来，还是有些被确凿的心痛抓住了，在意识离开身体之前，我还拥在她的怀里，或者将她搂在我的怀里。温暖，醇静。忘了彼此的存在，似乎到了某种事物的终点，时间的终点，世界的终点，一切的终点。

然而这个时候我正读着朋克摇滚桂冠诗人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回忆录《只是孩子》（Just kids），小心翼翼地揣摩着仍残剩在大脑皮层里的这一点点越来越深刻的影像。而这，就是文字的特权和魅力。我们可以让文字回忆、幻想、思考、纪念，甚至承诺，就像这本回忆录，帕蒂足足花了二十一年才践履对一生挚爱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的诺言——男孩四十二岁临死前嘱托女孩向世人说出他们的故事："你一定要写，只有你能写。"这是一份执拗的希望。

据说，所有的事情都和青春有关。书中荒废学业的男孩和离家流浪的女孩，在颠沛的逐梦路上，意外邂逅决定了一切，包括女孩强悍节奏的优雅，和男孩声色犬马的诗意，最重要的是他们至死不渝的刻骨之爱。这一切将通往何处？他们终将会成为什么模样的人？这是男孩和女孩年轻的问题，而"年轻"的答案就是，坚信自己终将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一切通向彼此，我们成为自己"。

意外，就像一不小心偏离了旅行的既定轨道，忽然走到一条仿佛不存在的走廊上似的，会遇到平时不太留意的人影和姿态。帕蒂和罗伯特两位艺术家的养成，就充满了意外与曲折："罗伯特起初全心投入绘画和装置艺术，对摄影毫无兴趣。他之所以拿起相机，是为了自制拼贴材料，省下搜寻素材的工夫。帕蒂则专心致志写诗作画，一心向兰波与布莱克看齐，这个内向的女孩原本压根儿没想过公开表演，遑论出唱片。她之所以组团，最早只是为了在诗歌朗诵的场合添一把电吉他，增加戏剧张力。就这样，一桩意外连到另一桩意外，引爆了他们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潜能。罗伯特变成了名满天下的摄影大师，帕蒂则变成了'朋克教母'。"（马世芳导读）

在日常奋力挣扎日子里，帕蒂和罗伯特没有给自己任何随波逐流的理由。当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慢慢蜕去纯真的时候，他们"以孩子般的纯真和勇敢逃离世俗的洪流，孩子般真诚地去探索未知，谦逊地接受各中苦乐。"（刘奕译后记）这是一种"比胆怯而伴装成熟更有别样的收获"，一切都意味深长地藉着男孩女孩互为艺术家和缪斯的共同信仰，帕蒂流畅且挑衅地转入一种可以即兴发展出重复乐句的节奏和旋律，通过写作和最终的演出，慢慢陷入了摇滚乐的诗意世界；罗伯特则彻底屈服于摄影的力量，照片不只是达到与他的拼贴、装置融为一体的手段，而是反客为主、毫无歉意地涉足人性的阴暗，将古典的色调与性、锐利视觉的花卉和肖像混合在一起，"赋予同性恋以壮丽的雄性美和令人艳羡的高贵，毫不做作地创造了一种无损阴柔优雅的阳刚气质"，并将色情推进了艺术王国。**只有像帕蒂和罗伯特一心敢为天下先地给予彼此追寻艺术的时间和自由，才会确实呼吸到"只是孩子"这种空气的纯真质感，那种聚合分离仍带着爱与坦诚的质感，那种不得不寂静面对生死命题的质感。**

生命中的男孩和女孩就像彼此的镜像，艺术的成长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需求，尽管在形式上不如在身体、语言上来得更像更同步——帕蒂需要超越自身去探索，而罗伯特需要探索自身。男孩"随着作品构成要素的变换和演变，他事实上谱写了一本心灵演化日记，宣布了一个被压制的性身份的出现。"在女孩知晓男孩的同性恋取向后，曾经的爱侣仍紧密相伴，相濡以沫。尽管帕蒂心里难受之极，失望于罗伯特没把她当成可信赖的人，但女孩仍然原谅了男孩，甚至觉得有负于他，认为男孩变成同性恋是因为没有真命天女来拯救他。同时，帕蒂深深理解罗伯特无意去解释自己性欲念、去界定自己身份的难以起齿的艰难和困惑，依旧坚守着他们的誓言，始终相伴，至死不渝。**帕蒂给予罗伯特的爱，从不曾通过性的透镜去审视，男孩在女孩心中的形象完整无缺，他是她一辈子最完美的艺术家；罗伯特给予帕蒂的爱，也没有因为对同性的强烈欲望，而减少一丝一毫对女孩的爱，即使他们中断了彼此的性。他们都曾把自己交予过他人，也犹豫不决并失去过所有人，但因为爱又重新找回了彼此，他们追寻的正是自己拥有的、一个可以并肩创作的爱人和朋友、忠诚和自由。**在女孩的文学想象中，同性恋是一个诗意的诅咒，她不想唱歌，只想给男孩写歌。他们在各自艺术创作的前沿探索，为彼此创造一片完美空间，就象帕蒂《马群》（Horses）的专辑封面肖像毫无疑问要由罗伯特来拍摄一样，女孩的听觉之剑，必须要插在男孩的视觉之鞘里才够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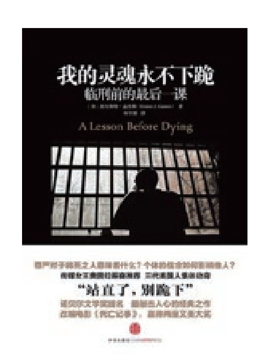
"我们还是我们，"男孩说。
男孩握着女孩的手，女孩靠在男孩肩上，在回家的地铁上睡着了。
……
男孩去世的时候女孩也睡着了。
然后就像做梦一样，……那一刻，托斯卡开始了那段精彩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为艺术而生，为爱情而活。女孩闭上眼睛，十指相扣。上帝了解女孩想怎样道这个别。

罗伯特的死创造了一种寂静，帕蒂注定要继续活下去，去仔细聆听那需她终其一生要表达的寂静，去平衡伤逝挚爱的失落。



帕蒂•史密斯
（Patti Smith，1946~ ）
作家、音乐家及视觉艺术家，最伟大的摇滚歌手之一，于2007年入选摇滚名人堂。
1970年代，帕蒂·史密斯革命性地将诗歌与摇滚结合，开创了一个朋克摇滚时代。首张专辑《马群》，被尊为史上最伟大的100张专辑之一。封面肖像由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拍摄。至今已出版12张专辑。
帕蒂·史密斯的文字著作包括：《维特》《白日梦》《珊瑚海》《纯真预言》《空想》等，2010年出版《只是孩子》，赢得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我的灵魂永不下跪》
作 者：【美】恩尼斯特·盖恩斯
译 者：何守源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2-9

唯有将他看作和你一样的人，你才能真正懂得灵魂救赎的意义。

自由与渡人——《我的灵魂永不下跪》

文/风君 http://weibo.com/wangqingfengjun?wvr=3.6&lf=reg

恩尼斯特•盖恩斯（Ernest J. Gaines）

当代美国黑人作家。他在40余年的创作生涯里，先后有8部作品问世，美国评论家埃尔文·奥伯特认为盖恩斯对美国南方社会的理解甚至比福克纳还深刻。他的作品被译为多种语言。其中有4部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盖恩斯的其他作品还包括《老人的聚会》、《珍·彼特曼小姐自传》、《爱与尘》等。

《我的灵魂永不下跪》是盖恩斯最受读者推崇的作品，不仅在销售上获得肯定，更荣获1993年美国国家书评小说奖首奖等诸多奖项，改编HBO电影《死亡记事》，抱得两座艾美奖。盖恩斯获奖无数，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由法国政府授封为艺术与文学骑士，荣膺路州年度人文学者。

《我的灵魂永不下跪》的原英文书名其实是“临刑前的最后一课”（A lessen before dying），这次的中文版将书中最后一章的标题“我的灵魂永不下跪”提上来做书名，夺人眼球又煽情十足，虽有泄底之嫌，倒也颇能吊人胃口。

本书讲述了黑人青年杰弗逊不幸卷入一起抢劫案，成为唯一一名存活者，于是被当做抢劫共犯而判处死刑。他的辩护律师为了给他脱罪，将他说成一个无知无识，心智未开的蠢人，“和一头猪没两样”。这样的辩词没能挽回陪审团的判决，却让杰弗逊的教母爱玛深深不忿。她希望自己的教子能够在临刑前学会身为人的骄傲和尊严，而不是继续当一个懵懵懂懂的“猪猡”，为此她找到了在当地中学任教的黑人教师格兰特，希望他给杰弗逊上“临行前的最后一课”。故事便是以此为发端展开。

第一次听到这个要求，想必无论是剧中人，还是读者，都会用“匪夷所思”来形容自己的感想。死都要死了，何必做这种无用功呢？十几年的时间，也没能塑造好的，几个月时间又怎么可能成功呢？何况就算你真成功给他建立了人格尊严，那他死得岂不是更痛苦？还不如这么懵懂无知地上路呢。再何况，被委以重任的格兰特，自己还没活出个明白劲儿来呢。让他重塑杰弗逊的灵魂，这不是“以己之昏昏，令人之昭昭”吗？总之一句话，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也正是这种不可能，让读者不自觉地对故事的发展和最后的结果有所挂心，让原本波澜不惊的叙述带上了十足的悬念。



一开始，事情也正如“聪明人”的预料：当事人杰弗逊不配合，自暴自弃，自轻自贱；教授人格兰特不情不愿，一肚子怨气，整个事情似乎一点成功的可能都没有。然而，随着交流的深入，当格兰特逐渐意识到自己任务的意义，当他逐渐向杰弗逊敞开心扉，赤诚相待时，我们也随他一起，触摸到了杰弗逊那原本深深封闭的内心，感受到了他看似行尸走肉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的挣扎、悸动与无奈。**直到最后，杰弗逊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他不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不是一只只有本能的猪，而是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拥有自己灵魂的人，并赢得了包括狱警在内的原本轻贱他的诸人的尊重。这期间，没有奇迹的降临，没有神圣的觉醒，甚至也没有感人肺腑的临刑演讲。然而相信每个读到最后的人，都会体味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中期的美国南部小镇，虽然林肯的废奴宣言颁布已久，但是黑人依然是低人一等的种族。“黑人算不上人”的观念仍然深深植根于不少白人乃至黑人自己的意识里。作者盖恩斯，正是要用杰弗逊那种生死一线的际遇来激发广大黑人自尊的觉醒。然而故事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种族矛盾”而已。可以说，因为种族、出生、地域而产生的歧视与不公，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即使是在今日，在我们身边，你也依然可以从“奔驰女”们对农民工的蔑视中嗅到一二。而多数人虽不至如此张扬，但也难免会有“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看来是苦日子人家也许过得挺好”的想法。然而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是不会被这种自欺的谎言所蒙蔽的。读本书时，不止一次想到的是奥威尔在《去维冈码头之路》中那段震撼人心的叙述，当他看到贫民窟姑娘那憔悴不堪的脸时，他蓦然惊醒：“在我看到的一刹那间，这脸上的表情是我见到的最凄惨绝望的表情。当时这使我想到，我们常说的‘他们的感觉同我们的不一样’，还有什么贫民窟里生长的人除了贫民窟不知有别的，这种话是何等的错误。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表情并不是一头牲口的无知的忍受。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遭遇是什么——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在严寒中跪在贫民窟后院的脏石块上捅一条发臭的排水管，是一种多么不幸的命运。”**本书中的杰弗逊也是如此，他并非对自己的非人处境毫无所知，而是迫于现实而只能逆来顺受。也唯有将他看作和你一样的人，你才能真正懂得灵魂救赎的意义。**

当然，时代毕竟是不同了。杰弗逊因为自己被当做猪而倍感挫折，为自己的无知而自卑愧疚，然而今天，“无知”似乎成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品质，“像猪一样活着”还成了不少人追求的人生目标。王朔有言：“别把我当人看”，大有“人至贱则无敌”的味道。你讲什么做人的尊严、骄傲、信仰，人家当笑话来听。传授知识，塑造灵魂又有何用？徒增痛苦，君不知“人生忧患识字始”吗？何况现在的人，从小大道理听多了，早已厌之。你摆出一副渡人的摸样，对方就算当面不说，心里难免不想“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和我讲大道理？”不是把你当成名利之徒，就是当成神经病。比之囹圄之中的杰弗逊，也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这恐怕也是本作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现实思考。**如今那些自闭、自弃、反智、拒人千里之外的人们，是否也如同杰弗逊那样被囚禁了心灵？是否也如他那样，灵魂濒临灭绝？他们混不吝的态度背后，是否也是一份自暴自弃的心态？而欲渡人者，又是否有着格兰特老师一样的困惑与烦恼？是否能够如他那样敞开心扉而不是如安布罗斯牧师那样流于肤浅的宣教？也许，唯有明白这些，我们才能寻到救赎的意义，无论你是要自渡，还是要渡人。**



我们书店（青岛）

地点：青岛市昌乐路天福文化新天地三楼
豆瓣： http://www.douban.com/group/144793/
新浪微博：@我们书店

2008年10月31号做了第一笔生意，购书人是“我们”的名誉店主小米。

故事是从三个都包含“我们”和“书”的名字开始的。不久前小编有幸认识了“繁花·我们图书馆”（详见第79期《文周》[书途]）的店主，对话时不经意又发现了另外两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地方，遂紧追不舍。

于是，很荣幸这次可以继续“我们”的故事，来介绍这个家族中的另一位成员“我们书店”。



“我们书店”二位店主

马胡子：基本呆在北京，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书店里面转，先是万圣员工，后来自己开一家小旧书店，开开关关直到08年，有了“我们书店”之后，现部分时间负责采购供货，其他情况不明。
马兔子：在北京呆过5年，摆过地摊卖书，期间认识了马胡子，在某出版社呆过2年，08年辞职回青，目前主要负责坐台。



关于“我们书店”：这是一家特价书店。
关于店训：马兔子表示，“店训”这个词听起来挺吓人的，不知道这句算不算——我们，是一家书店。
关于三个“我们”：马兔子表示，“我们书房”、“繁花·我们图书馆”跟“我们书店”算是战略伙伴关系或者是……裙带关系，股东们都是在“我们书店”结识的，所以名字里也包含“我们”。
关于特色活动：马兔子表示，书店场地太小，主要还是卖书。讲座沙龙是“我们书房”和“繁花·我们图书馆”的强项。而且，经常做沙龙讲座的书店，一定不是仅仅靠书来支持，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找到支撑。
关于文艺：这个……马兔子表示不会解读……

在全篇质朴而乐趣洋溢的回答中，**马兔子说：“马胡子今年说过，只要不赔钱，书店是不会放弃的，除了卖书，不会做别的……”**









《文艺生活周刊》× 马兔子（我们书店店主之一）

《文周》：讲讲书店名称的来源吧
马兔子：书店是俩不靠谱的家伙脑袋一热开起来的，因为都姓马，差点叫了“马各马它书店”，更换了一堆动物名称之后决定起一个简单容易记得的，最后在许多词里选了“我们”，又恰好是一本书的名字。于是预想中的对话顾客多次重现：“我在我们书店。”“哪儿？你开了个书店？”“……不是我的书店，是我们的书店，哦，书店名字叫我们……”两个姓马的家伙在场的话，会躲起来偷笑。

《文周》：您认为店中最宝贵的藏书？
马兔子：店里的约两万册书基本是马胡子一本本挑选再从北京运到青岛的，最宝贵的没有想过……

《文周》：店主是否有自己最喜爱的作家？
马兔子：马胡子情况不明，马兔子这些年喜欢亚当斯，《银河系漫游指南》作者，因为里面有关于宇宙人生等等终极问题的答案。答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文周》：书店选书有什么标准？
马兔子：选书主要靠马胡子的眼光和判断，他的乐趣是从上千上万种书中找到有价值或者被人忽略的。渠道倒并没有什么特殊，全国的特价书店都从北京进货，差别只是选书。“我们”一直以文史社科类为主，选书标准在马胡子脑袋里，不喜欢的不会进，比如成功励志类，再比如同是谈古典文学，遇到叶嘉莹的书一定会拿下，某当红女大师的书新华书店卖得再好，他也不会碰。

《文周》：能否推荐一、两个您喜欢的其他书店？
马兔子：以前在青岛常逛的也是特价书店，08年之前有三四家，都因为房租问题关门或者转行了，那时候常能买到市面上好多年都已经见不到的书，现在则是被特价的新书越来越多。其他城市去过的不多，比较喜欢北京的万圣书园，因为好几个开书店、做出版的朋友都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包括马胡子。

《文周》：经营这些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顾客？可以讲讲书店里发生的一件打动你的“小事”吗？
马兔子：有很多……可能需要专门写本书了。“小事”么，前段时间书店搞了几天店庆活动，原本五折的书降到四折，有人在豆瓣小组留言：不忍心四折时候去买书。还有一位老爷子，几乎每周都要到书店转转，不买书也聊会儿天，去外地前还要给店里打电话，告诉说最近不出现……

《文周》：书店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马兔子：算是微利吧，好在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过靠书店来养家，目前没有什么好的解决计划，最大的希望在于房租涨得慢些。

《文周》：书店（客人）的转化率?
马兔子：这个没统计过，主要还是依靠老客户，“我们”躲在三楼角落里，闲逛的很少能发现我们，多半是路过门口说一句：这里还有个书店！或者是：现在还有人开书店？

《文周》：可否对那些拥有“书店”梦的人说一两句
马兔子：衣食无忧之后，再来开一家书店挺好的。书店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阿鹏
豆瓣： http://site.douban.com/apeng/
桒悳SOUND，意为声音、声响；音同桑德；如同巧克力来源于CHAOCOLATE、沙发来源于SOFA一样，桒悳是一个音译词。
桒悳SOUND三周年纪念册 http://soundstory.taobao.com

声音的捕手：DJ阿鹏

编辑 / 曹真　记者 / 陆曦　文 / 陆曦　红日素

那些住满心房的声音，穿透空气的文字，总是让人流连忘返。

一笔一划写着“桒悳”两个字，或许就像“声如其人”或者“文如其人”都适用于阿鹏一样，多重身份并不会把他渲染得神秘而累赘，他只是按先后顺序把身份一件一件地穿上再脱下，继续前行。他说“人的一生是不断寻找自己的过程，最近这三年我都是比较SOHO的状态，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听着桒悳，免不了拾旧，寻找丢在风中的信笺痕迹和飘出声音的调频波段，奇奇怪怪的专辑封面，生活琐碎般的絮絮叨叨，主题常常比较情绪化，文字，也竭尽所能地表达一切所想。这是一个分享情绪与思想的时代。

他用声音写故事，你用什么读心情？

我们还是没能按照计划见到阿鹏本人，正如，声音还是完好地保存在属于他的话匣子里一样。
两个喜爱阿鹏的听众，或自言自语或语无伦次，毫无格式要求地写下对他想说的话。虽然代替不了那么多喜爱桒悳的人，希望可以见证那么多迎风而起的感动......



我们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植树对阿鹏说

编者记：想起采访植树君，是因为他与阿鹏的友谊。两人的声音层层交织在桒悳中，似乎有阿鹏叔的地方就可以见到植树君，即使是我这样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初听者也可以发觉。感谢植树君在结束了午夜时分的加班之后，回复了邮件，并发给我一篇不短的短文，记录了他与阿鹏、与这个声音的种种。
2010年1月17号的创刊号，主题——《我们会被冻死么》

《文艺生活周刊》× 植树（桒悳录音师，偶尔代班播音，阿鹏挚友）

《文周》：你与阿鹏相识有多少年了？是如何开始合作的？
植树：09年时我去五道口某门户网站做节目的后期制作，遇到了时任节目编导的阿鹏，开始搭档做节目，第一次合作正好就是做陈绮贞，他出的题纲，然后我剪了一个小片子，看完之后大家大概就知道对方审美上是什么路子了。

《文周》：这么些年，他在你心目中的样子有没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小怪癖吗？
植树：心目中没怎么变，眼镜里看到的倒是变胖了点。他为人比较随和，细心，拿主意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洁癖算怪癖么？

《文周》：作为代班主持与当录音师感觉会很不一样么？
植树：一个好的幕后未必是一个合格的台前讲述者，我是非常勉强生硬的开始我代班播音工作的，但现在基本适应了。

《文周》：你也像阿鹏一样，喜欢写文字记录当下的心情么？你们有一起旅行过么？
植树：我有记梦的习惯，各式各样奇怪的梦，醒了之后会马上写下来。因为当时都想去成都生活，于是我们在11年一起去过一次，但是后来还是选择留在了北京。

《文周》：有什么想对阿鹏说的？
植树：《1984》中温斯顿梦见奥博良对他说的——我们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总有一些东西 我们爱之如生命

网络 广播 电视貌似与媒体相关的行业
他都从事过，
文艺 简单 舒服，这些词貌似也都可以形容他。
他叫阿鹏，叔。（因为他自己说自己到了叔的年龄）

第一次知道他，是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夜间节目里听到他的声音，说话不紧不慢，很适合晚上的声音，干净而温暖。偶尔一次从他的微博里知道了“钱粮”，去了“铃木食堂”，还知道了他的“SONUD”品牌。没想到一个“声音”能在豆瓣上点击率上万。

“登陆许久未登陆的豆瓣，习惯地打开@阿鹏叔的小站，听到了他05、06年的cnr，还有10、11年的rbc，还有他一直在坚持的棻悳。从cnr离开这一个属于北京夜晚的声音，从sohu离开去旅行，这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洒脱。穿着苏格兰袜子上直播的文艺小青年，细腻的文字，淡雅的照片。”——这是我写于11年3月的一条微博。

习惯了在邮箱里收到来自棻悳的邮件，更喜欢看邮件下边的落款“@阿鹏叔”；
习惯了他的声音，踏实稳重和感性中带理性的双鱼思维。
“總有一些東西 我們愛之如生命”

Toby
2012.11.30 4:15pm













《文艺生活周刊》× 阿鹏

“棻悳 SOUND”的台前幕后

棻悳SOUND是典型的宅男电台，从2010年初的第一期开始至今。阿鹏与植树都是SOHO一族。因为节目问询度不断增高，便有了想在年底发售合辑纪念册的想法，从联系印刷厂到打样、运输、包装、寄出，甚至开淘宝店、店铺装修都是自己在做，阿鹏说，这个过程确实辛苦，但也觉得是难得的人生经验。

《文周》：现在会不会把自己定义为“豆瓣红人”？

阿鹏：起初我只是一个豆瓣用户的身份，喜欢在上面看看影评书评之类的，后来发现有个同行申请了豆瓣音乐人，并且在其中上传了一些自己制作的节目JINGLE，这让我感到豆瓣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声音分享平台，于是我申请了自己的豆瓣音乐人，开始分享我之前的节目JINGLE，以及全新制作的“棻悳SOUND”。
后来豆瓣不断发展，变成了如今小站的形态。因为在豆瓣做电台的人相对较少，所以貌似有知名度，但其实还是个很小众的分享平台。所以别说豆瓣红人了，就算是个豆瓣酱，还不是郫县的。



2010年5月斯里兰卡

《文周》：最初成立的时候会不会在意人气不够旺？

阿鹏：从性格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比较随性或者说随遇而安的人，即便在事业上也没有太大的野心，但我纵容自己的喜好，不论是离开传统电台还是在豆瓣设立个人电台，说到底都是为了分享自己喜欢的声音或者音乐。小站是个开放的平台，可来可走，留下的始终是同一类人。

《文周》：“棻悳 SOUND”这个品牌是如何创立的？

阿鹏：有一个工作日的中午，我和刚认识不久的植树君在五道口吃饭，他之前一直做影视后期的声音工程，我们聊起了彼此之前的工作和喜好的东西，发现尽管生活中有些不可避免的纠结，但内心中始终深埋着很多想法，植树君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议，彼此鼓励，棻悳SOUND的故事才渐渐立体丰满起来。

《文周》：将“SOUND”真正在广播中得以播出，是得到了怎样的机会？当初有没有设想或计划过“SOUND”这个品牌的最终目标？

阿鹏：2011年底，福建一家全新的电台SUNSHINE FM开始筹备播出，他们联系到我希望能将棻悳SOUND在电台中播出，说实话在广播媒体中工作十几年，我非常了解传统媒体的运作，所以我也很欣赏和钦佩他们的尝新的魄力。
对于棻悳SOUND来说，相对更匹配的传播平台是网络和一些新媒体平台，类似2012年合作的YOKA移动，通过APP STORE搜索YOKA悦听，大家可以听到、看到，甚至触摸到棻悳SOUND，这是未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当然，有传统媒体给予我们肯定，也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

《文周》：是怎样想到要自己动手做一些小本合辑？

阿鹏：前年棻悳SOUND一周年制作纪念合辑的时候，恰逢圣诞，我和植树君跑了很多次布料市场，寻找适合的材料和辅料，到后来不断和裁缝师傅沟通制作，甚至自己动手设计、打样儿做出圣诞纪念款。有些事情，有些时候，当你没有遇到那个可以给你满意答案的人时，你就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与声音的约会

声音，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于他和聆听他说话的人之间，阿鹏说，“我喜欢声音，喜欢和声音有关的很多工作，这些工作让我找到自我，也有成就感，这些年几乎做

的所有事情都没有离开‘声音’。”

《文周》：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是怎样开始主持《北京不眠夜》的？

阿鹏：十九岁的时候，我是一名铁路工人，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说起来有点像电影一样跳tone，但那就是很真实的发生了。200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都市之声FM101.8，面向全国招募主持人，我当时的身份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和北京音乐台的节目制作人员，通过几轮招聘考试，我最终成为了都市之声的第一批主持人。

《北京不眠夜》是都市之声的一档夜间节目，进入这个节目是一个偶然，当时我还需要负责中午十二点的一个访谈节目，于



阿鹏作品之Why She Could

是一天中的两个十二点，我都是在电台度过的，可以说和大家朝夕相处。**夜晚的电台节目，就是一个造梦的工厂，你可以用你手中的所有素材塑造一次无形的声音之旅，音乐、文字、所有的声音，这样的北京不眠夜，就有了少许现实、少许想象，甚至少许奇幻，而我就是一个造梦师。**

《文周》：还记得第一次上直播的感受吗？

阿鹏：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直播应该是在遥远的1999年，在天津音乐台做一档和排行榜有关的流行音乐节目。那时候经常会准备很多资料，但话到用时方恨少，又总觉得不能有半秒的空隙。弓拉得很满，完全不自然。其实，**电台的直播间是一个强大的场，学会了让自己适应和放松，也就能自如地说话了。**

《文周》：为什么要放弃在央广的那份工作？

阿鹏：像是谈了一场恋爱，最后发现我们要的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我离开中央台的时候，和总监谈话说到的。从工作的角度来说，中央台是很多人梦寐的平台，甚至一生奉献肝脑涂地，

菜惪——
收藏着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的可能

第一次认识阿鹏，源于一档追了很久的电台节目，突然间换了其中一位DJ。有电台情节的人知道，一个DJ离开的同时，带走的永远不仅仅只有声音，还有的是聆听的人的关于过往的回忆和未来将被声音填充的日子。很多人会选择一同离开，剩下的人则期待重新开始。我很庆幸自己属于后者，于是开始结识了阿鹏。

一直以来，阿鹏都像是一位对生活美好细节的捕手。他迷恋声音，迷恋文字，迷恋曾经，迷恋夜晚，迷恋无与伦比的澎湃旅行。还有就是，他是一个经常辞职的淘气家伙。曾有一段时间突然发现，他连原来的电台DJ都不做了。我想那段时间有很多人会像我一样，像个见不到光的盲童一样，在西祠、豆瓣等等网站论坛寻找出现他声音的可能。其实那时我已经不怎么听电台了，但似乎阿鹏的节目承载了属于我们的习惯和回忆，它就像一个标签一样，如果丢了这份熟悉的声音，仿佛过往的一切都将找不回来了。

我也时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会一直习惯于关注阿鹏。

就像此时我盯着车厢内的地铁二号线路图出神，思绪突然被耳机里的菜惪节目打断了：今天阿鹏的《告别半岛》讲的便是我的目的站，东四十条。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会一直关注阿鹏吧。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异乡人，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但每个人对这座城市依然有着自己的关注和看法。阿鹏则是以他的方式帮我们留住城市的声音、留住听觉的回忆、留住过往的感动、留住小幸福的自己——

你可以在冬天听到蝉鸣。

你可以在北京听到新疆街区的喧闹。

你可以在太阳下听到自己在深夜听Live时的投入……

菜惪里收藏的点滴都有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的可能，这让你在听着的他的同时，总能找到新的心灵惊喜。

红日素

2012.12.11 6:45am



菜惪SOUND 三周年纪念册 之五

但对于一个纵容自己快乐和喜好的人来讲，或许他更期望获得理解、认同和自由，而非传声筒。

《文周》：这么些年来，“广播”在您心中的地位会不会有所不同？

阿鹏：不论未来广播变得多么现实甚至垃圾或者落魄，在和我很多人心中都还有一个异常淳朴的广播梦，那是一个和声音有关的广播梦，我很庆幸我最好的时光都和广播在一起。

《文周》：能否介绍下您现在的工作？有没有一个最终的想法说：“我到底要做的是什么？”

阿鹏：上一份严格意义上的工作是在SOHU新媒体，朝九晚五、勤于人际作为一份工作来讲不坏，但离我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了。说到旅游卫视，是很偶然的工作邀约，他们听到我的节目，然后邀请我去做出镜嘉宾，去不同的地方旅行，也都是很好的人生体验。

《文周》：怎样理解“跨媒体协作人”？

阿鹏：因为旅游卫视配音的口误，我变成了跨媒体协作人，之前《MILK》采访给了我一个“跨媒体创作人”的身份，可能是想说我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中都有涉猎，并一直保持着声音和图文的创作吧。其实对我来说身份并不重要，是否跨媒体，跨了什么媒体，怎么跨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份从事的事情中，是否快乐，是否找到了想要的那个自己。

《文周》：怎么想到要不定期的在“钱粮”办一些“读书会”的活动？

阿鹏：从2008年第一次在钱粮美树馆办个展，到前年做朗读分享，其实要非常感谢钱粮美树馆的认同和支持。朗读分享其实也是基于声音和文字的分享，在这个过程中让更多人体验到朗读之美和阅读之乐，让更多人拥有在陌生人面前朗读的人生体验，让大家体会到发声的乐趣。

到了叔的年纪

豆邮中，一个姑娘嘱咐我记得问阿鹏，怎样定义“飘泊”。阿鹏似乎总是在为人答疑解惑，答案似乎也可以收录成一本“阿鹏语录”。他说，如果遇到自己还没有遇到过的那些问题，可以参照的人生准则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遵循自己的心。

《文周》：刚来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坚持不下来的时候？

阿鹏：我离开家，是因为我想看更大的世界。对于自己的选择就不应

2012年7月西班牙



NO.34亲慝SOUND享樂 攝影AP



NO.40亲慝SOUND讀字 攝影AP

该后悔，我并没有在北京的漂泊感，只是不断找寻自己的归属罢了，北京十年对我来说，是在不断回归家庭的过程。

《文周》：您是如何定义“漂泊”的？
阿鹏：漂泊是因为没有方向，找到方向就安定了。

《文周》：为什么给自己起名“阿鹏叔”？
阿鹏：到了叔的年纪，事实而已。

《文周》：为什么对成都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于旅游，自己真的是“说走就走”的那种人么？
阿鹏：成都的慢和懒散都不是我喜欢那里的原因，他们享受生活才是最值得敬佩的，不给生活找太多借口，要么离开，要么享受，很巴适。
如果是旅行，我已经不再说走就走，我喜欢有计划的不期而遇。

《文周》：您是不是特别追求生活质量的那种人？生活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阿鹏：生活像是穿一双鞋，有的人要美观，有的人要实用，但其实走在路上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要的那双鞋一定是舒服的，不需要熠熠闪光，那会让我觉得非常不真实。

《文周》：您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
阿鹏：曾经因为工作的关系，会听很多类型的歌，而现在我喜欢那些让人有想象空间的旋律。

《文周》：闲暇时最喜欢做什么？
阿鹏：最近这一年，喜欢打扫，看见家里干净的样子就很开心，没办法，在北京必须天天打扫。



小清新，树新风

——第二届小清新音乐节北京站

2012年12月1日丨麻雀瓦舍

编辑 / 骨朵　记者 / 孙率兵　摄影 / 挖土



手执纸扇的老赵和背后“小清新树新风”的巨幅毛笔字多么相衬
（注：毛笔字为与人乐队鲁大东亲笔书写作品）

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世界红丝带日（瞧这日子选的），第二届小清新音乐节北京站在麻雀瓦舍开躁，全北京小清新济济一堂。本人向来不够清新，音乐节宣传片中恶搞的电影我都没看完过，勉强算是顶马的轻度脑残粉和耳光的仰慕者，对其他几支乐队则完全不了解，只在演出前的下午点开豆瓣小站试听了一遍，刷新了一下清新底线，才以比较清新的姿态奔向现场。晚上8点40，大灯亮起，“小清新”、“树新风”的书法字幅在舞台中央微微招摇，演出开始——

第二届小清新音乐节北京站阵容：

山东心灵清洗派小清新**驳倒乐队**http://site.douban.com/beddog/
杭州西湖终极情爱幻想派小清新**板砖乐队**http://site.douban.com/banzhuan/
北京五环外森女联合体小清新**巴主席与yumbi乐队**http://site.douban.com/abayumbi/
北京鼓楼的灵魂歌者派小清新**耳光乐队**http://site.douban.com/slap/
杭州灵隐灵修系小清新**与人乐队**http://site.douban.com/yuren/
上海安徽共同孤独自赏派小清新**顶楼的马戏团乐队**http://site.douban.com/topfloorcircus/



全民偶像驳倒乐队主唱张百万标准的农金礼特写

来驳倒人们对“小清新”的固有印象的**驳倒乐队**首先亮相。端庄的嘉宾女声深情诵读了小清新主题诗：“究竟有多久你没有在世界尽头的沙县小吃呼唤爱”等金句与“小清新”、“树新风”的Slogan交相辉映。乐队主唱一头脏辫儿，五官清秀却胡子拉碴、不修边幅，内穿长袍、外套西装，一副自暴自弃的农金清新风。这个叫张百万的家伙挺爱聊天，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有点儿土，有点儿呆，还有点儿从容，属于观众喜闻乐见的亲和型演员。《耶稣爱你妹》歌词直白唱腔粗粝，不紧不慢不上火地吐槽着无奈和愤怒。《好姐妹》用小清新的曲儿唱着赤裸裸的词儿，违和得很和谐。“在这狗日的社会！过着狗日的日子！......为了狗日的地位！不要狗日的脸！做人不如做狗！做狗还有自由！”颇具煽动性的THE DOG DAY把气氛彻底搞热。《卖》有左小祖咒式的阴阳怪气，可惜有点儿短。歇斯底里的“要死一块儿死，先死没意思！要死一块儿死，胸口碎大石”和怪腔怪调的“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混搭成《要死一块死》，一首雄壮的清新交响曲。这支山东心灵清洗派小清新不辱使命，春风化雨清洗了小清新们的耳朵和心灵，为整场演出奠定了和谐的清新基调。



板砖乐队卖力的贝斯手牛牛同学

跟驳倒的互动感不同，杭州西湖终极情爱幻想派小清新**板砖乐队**一开唱就直接躁了，尤其是主唱，专注的自High状十分动人，但可能是客场的缘故，观众的反应不是被感染，而是有些不明所以的呆。以至于台前一女观众稍作呼应就被主唱大人狠狠亲了半分钟！整个过程势如闪电，其热情和效率震慑全场。比起有些吊儿郎当的驳倒乐队，板砖的成员台风十分严谨、投入，令人对农金朋克肃然起敬。同样开场直接躁的**巴主席与yumbi乐队**则占尽主场优势，虽然他们制造出的声音比较接近噪音，但观众十分买账，不一会儿就有人POGO，仔细一看还穿着校服——是一帮组团来的高中生，孩子们就着让《万物死》的热血躁曲儿载歌载舞不亦乐乎。我只能说，后生可畏。



巴主席和yumbi乐队的清新乐手刘精子时刻不忘卖萌


耳光的音乐因为天晓的萨克斯增色不少

北京鼓楼灵魂歌者派小清新**耳光乐队**以一段最新创作的视频开场，再次让人赞叹小清新派音乐人的编导演才能。主唱赵荒唐中气十足，有传统曲艺人的实力唱功，有行走江湖的侠客气质，更有与时俱进的小清新情怀，加以摇滚乐队的标准配置，还有天晓的萨克斯点睛，音乐风味十分独特。《艺术男儿当自强》、《适者生存》、《让牛逼的》、《鸿鹄志》、《胡晓娥传》……每一首大歌都堪比一出折子戏，用嬉笑怒骂说唱时事，都是带劲的大实话，很三俗，很酣畅，很耐听。


与人乐队鲁大东到位的表演已经没有任何词汇可以形容了

杭州灵隐灵修系小清新**与人乐队**的开场比较有设计感：漫长的调音时间，台下几乎快不耐烦了，一个圆滚滚的家伙裹着羽绒服戴着帽子出来解围，他先用iPad写了一句话："我们，是，没有主意，的，结巴，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然后用iPhone功放伴奏，自顾自唱起了KTV，当你感慨这家伙的《春天里》唱得真不错时，他却跑偏到了《没那么简单》，跳唱之自然和谐堪比小沈阳的《我和你》。一曲终了，这家伙意犹未尽，又毁起了《小情歌》，那小嗓儿捏得竟然很对味。音终于调好了，羽绒服主唱脱掉了外裤，解放了奔放的花裤衩，小眼睛贼光闪烁。这家伙在前戏中大秀唱功，正式演唱时却秀起了演技。月球漫步像模像样，经清新气场一调和，又演绎出了刘以达那种飘来飘去的神经质。单一标签是定义不了这位天外来客的。《体制反对暴力》的南腔北调凸显台词功夫，果然是"其乐无穷啊同志们"。《妈妈给我买辆车吧》语重心长、深情款款，当然这与丫丫姑娘的娃娃音对唱不无关系。《一个北京人在上海》以神经质的喃喃低语开始，中段是正经的清晰演唱，戏曲渐入，音乐的速度与力度飙升，主唱摘掉了帽子，歇斯底里得很摇滚，躁得很朋克。《自杀咨询热线》和《再建一座雷峰塔》最能体现与人的戏剧性特点。这支高科技演技派乐队是本场演出的惊喜，主唱鲁大东堪称另类现场之王，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国美院的书法副教授，"小清新"、"树新风"的字迹就是他的墨宝。



顶马特地为北方的朋友准备了上海话歌词同步翻译的投影
——不仅清新，贴心

上海安徽共同孤独自赏派小清新**顶楼的马戏团乐队**压轴登场，开唱时已是后半夜，不过观众几乎没有随着夜深而流失，留下的都是骨灰级小清新。成军11年的顶马在2012年的演出很多，乐队的创作与表演状态却越来越好。当天表演的多是新歌：《南方的南方》调侃巩汉林先生在春晚上塑造的"南方人"形象；《上海巴子》嘲弄家乡人，又以《上海25小时》奉上写给故乡情书；《我伐是男人》与老歌《是男人》相和，男人愈发不易做；《没劲》白描了一个典型的"老克勒"形象；《千万勦做顶马额乐手》唱出乐队的无奈，也向在场女观众发出深情呼吁；《老轻老轻额歌》似乎在探讨音乐创作的意义，结果整虚无了；《义务为豪大大鸡排所做的广告歌》中"鸡排"的上海话发音比较流氓，稍显重口味，由此看来，顶马跟前述乐队比起来堪称保守，或者说他们"小清新"得比较含蓄，带着海派的委婉。主唱陆晨微酸地推荐了吉他手杨芾写的《野路子》和贝斯手梅二写的《我想为你唱一首顶楼马戏团的歌》，人人都有颗主唱的心，整个乐队都在百花齐放的搞创作，挺好。陆老板"做场子"的专业台风依旧，马桶们专心欣赏，甚至忘了忽悠他脱裤子。顶马谢幕时已经超过凌晨两点，台下的小清新们热情不减，一曲返场的《上海童年》，不知唱碎了多少姑娘的心。

凌晨两点半，走出小清新的现场，站在被震碎的三观废墟上深呼吸一口不清新的帝都空气，心里默默祝福小清新音乐节明年继续奇葩下去，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百花齐放增加特别的清新养分。


顶楼的马戏团贝斯手梅二是本届小清新音乐节的发起人

《文周》× 梅二

（顶楼的马戏团贝斯手，本届小清新音乐节发起人）

《文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小清新音乐节的缘起吗？

梅二：去年，2011年，杭州的MLGB厂牌，也就是板砖乐队的大钟、大牛他们发起了第一届小清新音乐节，那时候是叫第一届南方小清新音乐节，在杭州西溪湿地的一个酒吧办的。当时参与的有三支乐队——杭州的板砖、与人和我们顶马。那次演得很high，大家玩在一起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今年年初我跟板砖乐队一起去香港看演出，一路上就跟大钟商量着是不是办第二届的事情，于是我回上海后就策划这个事情。在年中的时候又认识了巴主席与yumbi乐队。去年去北京演出还认识了耳光乐队的老赵。我就想如果把去年的三支加上这几支、还有山东的驳倒乐队这些摇滚圈子里的"奇葩"都凑在一起做一个演出一定非常好玩，而且这些乐队大部分都上不了大音乐节，我觉得小清新音乐节就是一个最好的舞台，让大家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臭味相投，物以类聚。就沿用了去年的小清新音乐节的名义，跟上海MAO LIVEHOUSE的小陆一起主办了这个音乐节。上海站的宣传刚发出来，北京麻雀瓦舍的邵强就联系我说能不能在北京也搞一场，我跟大伙一商量，大家都没问题，所以就有了上海和北京两站。上海站因为有人举报的原因没办成，但是耳光和驳倒的火车票和飞机票都买了，我就赶紧安排了耳光在上海的专场，其它乐队都搬去杭州，两边同时进行，这样就能把上海站被取消的损失补回来。结果杭州站在只有一个星期宣传的情况下还是成功了，来了300多人，北京站也有将近500人，效果也很好，我也就瞑目了。

《文周》：请白描一下您心中"小清新"的形象。

梅二：你说哪个小清新？那种小清新是长裙子帆布鞋，波西米亚式的打扮吧，很多唱片封面那样的，蓝天啊白云啊菊花啊，台湾啊日本那种。

我们这样的小清新，那就没底了，眼镜宅男、屌丝、干物女、土流氓、金链汉子、二龙湖浩哥……都算吧

《文周》：这次北京站的演出顶马是最后一个出场的，那么晚开唱会不会影响状态？对当天乐队的表现和观众的反应满意么？

梅二：那天谁也不愿意压轴，我们也就压轴了，我们乐队反正怎么演都一样，晚了也好，就在台下看看，跟兄弟聊聊天，喝喝酒什么的，上了台就有状态了。

那天演出的乐队从台下看状态都很好，观众也很给力，很躁，尤其是驳倒和巴主席都比在杭州好。大伙在杭州演了都熟了，都成了可以相互侮辱的好基友，所以有点儿重逢的快感。耳光状态也很棒，那天他们演了有一个多小时，看得出老赵的兴奋。我们上台的时候观众已经站了有五个小时了吧，坚持看完也不容易。这次我们打了歌词出来，大家感觉不错，也有很多在北京的上海人来看，他们应该是最开心的。

《文周》：那天你唱了自己写的《我想为你唱一首顶楼马戏团的歌》，贝斯手客串主唱的感觉怎么样？

梅二：那天我真没唱，这歌是我写的，还写过乐队的不少歌，但是我不能唱，这是我去年跟着刘二去演出时发现的——我唱歌走音严重，每次唱了回来看视频都有自杀的念头，所以还是把这个位置让给合适的人吧。

《文周》：小清新音乐节诞生于杭州，今年来到北京，感觉南方和北方的小清新乐队、小清新观众有什么不同？

梅二：南北小清新观众都差不多，该兴奋的还是很兴奋，杭州的观众相对更high一些，可能是因为场地小容易闹起来，不过每次在杭州演出观众都很躁。北京的观众可能演出看得多吧，有些是抱着视察的态度抱着手看完的，也挺好，看完了觉得好就可以。

乐队来说北方和南方并不是差异的本身，其实这六支乐队差异都很大，各有各的特色，冷的热的，基本就是文疯子和武疯子的区别。

《文周》：顶马那首《千万勁做顶马额乐手》唱的是真实情况么（编辑注：在本次现场，舞台上的陆老板和梅二一脸辛酸和遗憾地介绍这首歌的创作原由——不知道为什么顶马的乐手都没有"疯狂的女乐迷"？每次演出完乐手都如此孤单？）这次北京演出结束后依旧没有被女歌迷围堵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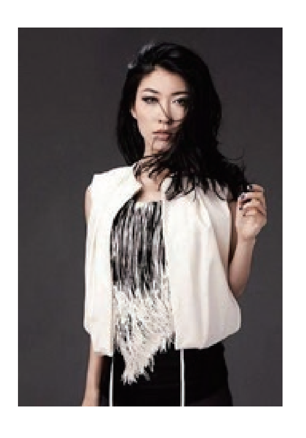
梅二：绝对是真实情况！我们是无果乐队，月亮小组免检乐队。每每巡演向台下望去，那一片眼镜宅男屌丝们的群像令人落泪，有女歌迷来也是在台下嚷嚷几句，演出完就不见了，顶多合个影。

北京演出完我们见到的都是各个乐队的家属，唯一跟我合影的是巴主席与yumbi乐队的贝斯手。其他的乐队成员也是直奔二楼吃烤全羊去了，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围堵，上楼速度比平时还快2到3倍。

《文周》：上海的演出临时被禁了，小清新音乐节有何应对审查的措施？明年还会继续办么？会增加哪些演出城市？

梅二：面对审查我们一点办法没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禁的你。可能明年不在上海办就行了，因为除了上海其它地方都没有禁。

明年应该还会办，具体在哪儿，找哪些乐队还不知道，这个还要跟大钟他们商量。从我们的角度肯定还是想一届一届这么办下去的。希望有更多的小清新乐队能涌现出来。



流行 | 人气 | 演唱会

“我的歌声里”曲婉婷亚洲巡回演唱会•北京站

2012年12月21日（周五） 19：30

地点：万事达中心（海淀区五棵松桥西北角）
票价：280~6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3200.html
曲婉婷试听：http://site.douban.com/wanting/



重点推荐 | 英伦摇滚 | Live house

逃跑计划2012跨年专场

2012年12月29日—31号 20：30

地点：MAO Live House（东城区鼓楼东大街111号）
票价：90（预售）/100元（现场）
订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317172997
逃跑计划试听： http://site.douban.com/perdelband/



重点推荐 | 民谣 | 演唱会

山谷里的圣诞节：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演唱会

2012年12月25日（周二） 19：30

地点：保利剧院（东直门南大街14号东四十条桥东北角）
票价：180~1225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4407.html
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试听： http://site.douban.com/greenflower/

小娟&山谷里的居民(ValleyChildren)，北京独立民谣乐队。曾获2010年度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HIFI艺人”、华语金曲奖“最佳民谣艺人”。
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无为而为的歌唱态度，简单质朴的生活观念，音乐路上心意相通、理想相近、甘苦与共的同伴。在山谷里，音乐接近生活最本质的清香。



摇滚 | live house | 杭盖 | 边远 | 大粉 | live house

荔芙和他的朋友们新年派对系列：一首摇滚地球

2012年12月21日（周五） 20：30

地点：愚公移山（东城区张自忠路3-2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西院）
票价：100（预售）/150元（现场）
订票： http://www.douban.com/event/17803921/
阵容：杭盖、赌鬼、边远、旋转保龄、Go Chic（台北）、大粉



古典 | 张国荣辞世十周年

风继续吹：云和重奏团“张国荣经典音乐”演奏会

2013年1月4日—6号 19：30
地点：朝阳9剧场TNT剧场（朝阳区朝外小庄朝阳区文化馆）
票价：50~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4245.html

明年是张国荣逝世十周年，在此让我们以音乐来寄托对他的追思。张国荣用自己超凡的艺术天赋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时至今日他留下的作品依然感动着世界。在这次演奏会上，被誉为“音乐的心灵捕手”、“最富知性的跨界音乐才子”的“云和重奏团”将以古典音乐重奏的形式全新演绎张国荣演唱过的十多首经典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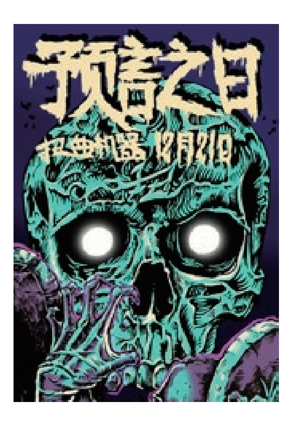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 钢琴 | 古典 | 三十岁

朗朗钢琴独奏音乐会

2012年12月27日（周四） 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西城区西长安街2号）
票价：200~1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37779.html

从2001到2007年，郎朗平均每年世界巡演约140场以上，成为世界范围内演奏最多的钢琴家，征服了世界古典乐坛。2007年5月7日被誉为“时尚圣经”的世界著名时尚杂志《Vogue》（德国版）以郎朗作为封面人物发表专访，题为“古老的音乐，现代的享受”，其中写道：“古典并不等于古板，郎朗对古典音乐严谨而酣畅的诠释，感染了愈来愈多的听众，他向所有人证明：古典音乐也可以走在时尚的前沿，古典才是永远的流行。”
这场音乐会也是郎朗三十岁的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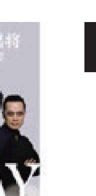
金属 | 硬核说唱 | Live house

扭曲机器乐队“预言之日”演唱会

2012年12月21日（周五） 20：30

地点：糖果雍和店
（东城区和平里西街79号糖果雍和店三层，原星光现场）
票价：80（预售）/100元（现场）
订票：010-64284080
扭曲机器试听： http://site.douban.com/twisted-machine/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乐队，他们故事里的一切都与信念有关，摇滚、躁动、亲情、友情、热血、酒精、Tatoo、汗水、坚持、希望、不屈……而这一切都能在扭曲机器乐队的现场演出中体会到。他们的信念将伴随着震撼的现场一起颠覆预言之说，旋律和节奏的融合，热血和理智造就了现在这个真实又神采飞扬的梦。



流行 | 群星 | 演唱会

ONE DAY-黄韵玲作品群星演唱会

2013年1月6日（周日） 19：30

地点：国家体育馆（朝阳区天辰东路9号）
票价：280~16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2741.html
阵容：黄韵玲、刘若英、那英、罗大佑、齐秦、齐豫、林俊逸

演唱会将以“一天”为概念，讲述在这一天之中，发生在这个“家”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两个半小时的演唱会中，以黄韵玲的音乐贯穿，加之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分别呈现清晨、午后、夕阳、夜晚不同时段一天的生活。演唱会的舞台也将被打造成一个温馨的家，“一天”的故事由卧房、餐厅、客厅……依次展开。不同时段、不同情境之中，参演群星有罗大佑、刘若英、那英、齐秦、齐豫、林俊逸，将到家中拜访，群星们透过音乐倾听彼此，感受心灵碰撞。整场演唱会充满丰富的故事情节，并且透过光、影及音乐与场景的巧妙配合，将为观众奉献一场梦幻演唱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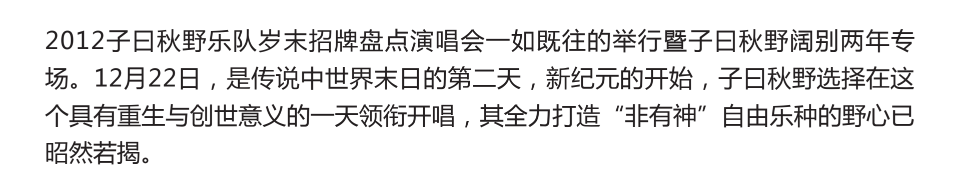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 老牌乐队 | 京味 | 摇滚 | Live house

子曰秋野“非有神”盘点作品演唱会：石头过河

2012年12月22日（周六） 21：00

地点：壹空间 THE ONE CLUB
（朝阳区甘露园19号718传媒文化创意园5号）
票价：100（预售）/150元（现场）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4698.html
子曰秋野试听：
http://site.douban.com/ziyueqiuyeband/room/107690/



2012子曰秋野乐队岁末招牌盘点演唱会一如既往的举行暨子曰秋野阔别两年专场。12月22日，是传说中世界末日的第二天，新纪元的开始，子曰秋野选择在这个具有重生与创世意义的一天领衔开唱，其全力打造“非有神”自由乐种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行乐计划 | 摇滚 | live house

“破预言”AV大久保北京专场

2012年12月22日（周六） 20：30

地点：MAO Live House（东城区鼓楼东大街111号）
票价：60（预售）/80元（现场）
订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4.ru8N1c&id=18247883580
AV大久保试听： http://site.douban.com/avokubo/

对于AV大久保来说，音乐就是去过了哪些地方，经历了什么以及经历了谁。纷呈色彩糅杂在一起：新浪潮、实验噪音、朋克舞曲……任何看过他们演出的人都不能给出准确的风格定义；每一次演出，每一首歌，每次的亮相，乐队都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拘泥于形式却又形式感十足，复杂编曲，简单直白的歌词，以及实验性的突破。AV大久保在全民娱乐时代横贯出世。它既不同于一针见血的朋克批判，也不等于对时事世事的全盘否定——它会质疑和锐化其中的漏洞，然后用实力说话，以求改变它。





悬疑 | 陈佩斯

《老宅》

2012年12月7日—2013年2月3日 19：15

地点：世纪剧院（朝阳区亮马桥路40号）
票价：80~41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3238.html
编剧/导演：陈佩斯

这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宅，古老凶宅的屋檐下，风铃随风摆动……这是老宅的最后一夜。它曾经历无数兴衰，阅尽人间沧桑。就在它即将谢幕之时，又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坠入黄泉。今夜，在台上的人皆有嫌疑，凶手只有一个，而台下的人却是当然的目击证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刑警的调查和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谁是真正的凶犯。是古宅凶煞？是铃声可怕？是阴云游动……都不是。是人心贪也！赤裸裸的欲望最终将人推向深渊，终让人无法自拔。



陈佩斯

《阳台》青春版

2012年12月1日—2013年2月3日 19：30

地点：海淀工人文化宫
票价：80~30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3201.html
导演：陈佩斯
演员：陈志、李冰、陈海华、王小亭、刘振宇、张富辉

历时八年，风靡全国四十多个省市，演出两百余场，吸引二十余万观众的《阳台》，这是北京驻场第二轮演出，由新生代演员接棒陈佩斯出演。
故事简介：包工头老穆为众民工讨要拖欠工钱无奈之下上演“跳楼秀”，但过火“表演”使得老穆不慎掉到了侯处长家的阳台。此时，侯处长的情人李丽正在导演一出侯处长和他老婆张秀芝“猫捉老鼠”的游戏，还没演完“跳楼秀”的老穆又被迫加入到了他们的游戏之中。于是，这个“猫捉老鼠”游戏越来无法收场……

李伯男 | 何念

《妄谈与疯话》

2013年1月22日—2月3日 19：30

地点：人艺实验剧场（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2号首都剧场3层）
票价：60~2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4735.html
导演：李伯男
编剧：何念



一对因意想不到的偏差错过的有情人，一段割舍不掉的婚姻，一个近在眼前却握不住的人，究竟哪一个才是生命中逃不开的那首歌？
四个各具代表性的短片作品，一部当代都市人生的悲喜剧，谈感情，不掩讥诮；论哲理，不奉虚言；评实事，不唯主流，那些对人类情感、生存与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串成了这台感人至深的生活组曲，带你寻找那个曾经的自己。

重点推荐 | 百老汇音乐剧传奇之作

《我，堂吉诃德》

2012年11月28日—2013年1月20日 19：30

地点：朝阳9剧场切CHE行动剧场（朝阳区朝外小庄朝阳区文化馆）
票价：50~8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1537.html



提前订票 | 斯琴高娃 | 朱媛媛 | 刘佩琦 | 刘威 | 雷恪生

国家话剧院明星版《大宅门》

2013年1月17日—2月3日19：30

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西城区西长安街2号）
票价：200~8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3720.html
导演：郭宝昌
主演：斯琴高娃、朱媛媛、刘佩琦、刘威、雷恪生



相声剧 | 赖声川 | 台湾 | 表坊相声

《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

2013年1月18日—20日 19：30

地点：保利剧院（东直门南大街14号东四十条桥东北角）
票价：180~980元
订票： http://www.damai.cn/ticket_42486.html
导演：赖声川
演员：冯翊纲、屈中恒

1985年，《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首演，李立群、李国修爆笑登场。历经七个月的即兴创作，这部实验性强，难以归类的新舞台剧，用“笑声背后的哲思”拯救了台湾相声，创下台湾舞台剧演出纪录，并开创台湾舞台剧创意的大格局；
1989年，《这一夜，谁来说相声？》首演李立群、金士杰、陈立华担纲演出。中国人两岸五十年来的政治与历史的回顾，引起话题；
1993年，《那一夜，我们说相声》93版首演，创团剧作再度搬上舞台，李立群和冯翊纲联袂演出，快人快语，又掀热潮；
1997年，《又一夜，他们说相声》首演，冯翊纲、赵自强、卜学亮掀起文化狂潮，创下国家剧院连演35场的记录；
2000年，《千禧夜，我们说相声》首演，第四出相声剧， 金士杰、倪敏然、赵自强、李建常狂扫两岸三地，并获邀上2002年大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向十亿人说相声；
2005年，《这一夜，Women说相声》首演，从另类思考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女性话题，颠覆男性说相声的传统。方芳、萧艾、邓程惠让人见识到女相声的威力无穷；
2011年，表坊郑重推荐•相声经典重献《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一同期待！

中国电影资料馆12月学术放映

2012年12月20日—28日（周五）19：00—21：00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海淀区小西天文慧园路3号）
票价：20元



排片表：
12月20日（周四）《蓝》1993 法国 基耶斯洛夫斯基
12月21日（周五）《法国香颂》1998 法国 阿伦•雷乃
12月27日（周四）《波拉特》2006 美国 拉里•查尔斯
12月28日（周五）《好坏丑》1966 意大利 塞尔乔•莱翁内
【编辑推荐语】2012年最强排片，三部大师的作品呈献给大家。不论是对于电影专业人士，还是电影爱好者，《蓝》这部电影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的地位都是无上的；《法国香颂》不能算是影坛常青树阿伦•雷乃的最好作品，但是他对于电影本体的实验探索却一直不变；《好坏丑》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但要是换上《黄金三镖客》这如雷贯耳的名字，想必真正的迷影人们都会会心一笑吧，这可以说是一部让西部片起死回生的作品。

法国文化中心12月电影

2012年12月15日—31日

地点：法国文化中心（工体西路18号光彩国际公寓）



排片表：
12月15日（周六）15：00《时差》 17：00《钟爱一生》
19：30《几度春风几度霜》
12月16日（周日）15：00《虚情假意》 17：00《地址变更》
19：30《婚礼蛋糕》
12月17日（周一）19：30《宝莲和弗朗索瓦》
12月19日（周三）19：30《新桥恋人》
12月21日（周五）17：00《虚情假意》 19：30《时差》
12月22日（周六）15：00《钟爱一生》 17：00《几度春风几度霜》
19：30《虚情假意》
12月23日（周日）15：00《地址变更》 17：00《婚礼蛋糕》
19：30《宝莲和弗朗索瓦》
12月24日（周一）19：30《新桥恋人》
12月26日（周三）19：30《尚蓬小姐》
12月28日（周五）17：00《地址变更》 19：30《钟爱一生》
12月29日（周六）15：00《几度春风几度霜》17：00《尚蓬小姐》
19：30《地址变更》
12月30日（周日）15：00《婚礼蛋糕》 17：00《宝莲和弗朗索瓦》
19：30《时差》
12月31日（周一）19：30《尚蓬小姐》



陶瓷 | 回收利用

陶瓷循环

2012年12月9日—28日 10：00—17：30

地址：白盒子艺术商店（798艺术区）
艺术家：Thomas Schmidt、Jeffrey Stephen Miller

美国艺术家Thomas Schmidt和Jeffrey Stephen Miller致力于瓷器的回收以及再利用。他们把废旧的瓷器和其他工业废弃材料与瓷融合在一起，进行他们的艺术创作。此次展览的这些作品是在北京北部的一个铝铸造厂进行创作的。工厂在进行机械生产时，同意让艺术家使用其中一部分的机械设备。作品由4种不同的材质构成：被废弃的瓷片来自景德镇的工厂，煤则来自北京郊区的热能厂，玻璃来自建材市场，尘土则从铝厂的地面上收集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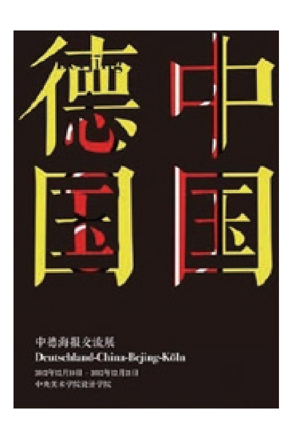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 油画 | 徐悲鸿 | 吴作人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北平艺专精品展

2012年11月27日—2013年1月31日 9：30—17：30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四层展厅（朝阳区花家地南街8号）
票价：15元

本次展览是精品展的第一回展，将展出馆藏北平艺专师生的油画精品三十余幅，其中包含中国美术史上的众多重要人物的作品，如吴法鼎、李毅士、徐悲鸿、吴作人等，其中许多作品为国内近年首次展出。本次展览的展品珍贵，视角独特，将是对北平艺专历史的一次回顾、梳理、重新发现和较为系统的展示。



免费 | 海报

中德海报交流展

2012年12月10日—21日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5层（朝阳区花家地南街8号）

2012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也是北京市与德国科隆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25周年。值此之际，科隆环保标识设计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在歌德学院的支持下，共同推出海报展。两所学校的学生所设计的海报将反映两校学生对对方城市的印象。



比利时 | 超现实主义 | 波普艺术

图与词：马格利特以来

2012年12月22日—2013年1月14日

地点：中国美术馆（东城区五四大街一号）

雷尼•马格利特（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展览“图与词”关注现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特有命题，即艺术家在语词（及书写）与造型艺术（及其发展脉络）之间建立的联系。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12月，马格利特那篇图文并茂的文章《词与图》。

展览中，我们回顾植根于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区的不同艺术流派与思潮，从马格利特、超现实主义到哥布阿团体，从布罗塔尔斯到观念艺术与混合媒材创作，可以看到艺术家对意义呈现的过程中所蕴藏的丰富可能。



重点推荐 | 免费 | 广告

全球年度最佳创意广告展

2012年12月1日—31日 10：00—22：00

地点：巧克力咖啡馆（朝阳区三里屯北区11号院8号楼万宝龙三里屯店地下一层）

One Show广告节是全球最顶尖的国际创意奖项。超过100件平面创意与设计作品、150件影视及互动创意作品，以及One Show数十年来评选出的全球广告和创意界最有影响力的创意名人的生平，都将在展览中得到详尽的展现。



那日松 | 孟京辉

刘畅个人摄影展：“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

2012年12月15日—2013年1月6日

地址：蜂巢剧场（朝阳区天辰东路9号）
艺术家：刘畅
艺术顾问：那日松
策展人：孟京辉

刘畅，1983年生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为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签约演员。舞台剧代表作品：《恋爱的犀牛》、《爱比死更冷酷》、《三个橘子的爱情》、《蝴蝶变形记》、《新娘》、《桃色办公室》、《镜花水月》等。



免费 | 新书 | 儿童绘本

“胡思乱想”的艺术

2012年12月16日（周日）16：00—18：00

地点：蒲蒲兰绘本馆（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13号楼1362）
主持：大帅
嘉宾：熊亮

“从早期的《卡夫卡》、《京剧猫》到《梅雨怪》系列《月亮上的筵席》，熊亮的作品一直是充满着“古怪”的气息。却很是受小朋友的喜欢。这是为什么呢？蒲蒲兰绘本馆这次有幸邀请到华语原创绘本大师熊亮，来和我们聊聊常常不被允许的“古怪“与“胡思乱想”。听听一个作家背后的创作故事。



免费 | 新书 | 港乐

因为港乐，认识一座城

2012年12月16日（周日）15：00—17：00

地点：单向街（朝阳区朝阳北路101号楼朝阳大悦城4F-54）
嘉宾：公元1874，八零后知名乐评人，电影编剧何言。
Jason，北京人，培训师，粤语歌重度爱好者

香港的流行音乐是香港文化中独特的一道风景，也是70后80后甚至90后成长过程中某种意义上的必修课。这本随笔是一位资深港乐迷所写，细腻的笔端触及港乐的方方面面，当中介绍了香港流行乐的台前幕后，如词人林夕和黄伟文，曲作者陈辉阳，歌手陈奕迅、王菲、杨千嬅、何韵诗等，从歌曲出发，讲述了这些曾经感动我们的音乐中的种种情愫，以及背后各种不为人知的故事。



免费 | 微博 | 传媒

微博传播与古代谶言

2012年12月21日（周五）19：00—21：0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嘉宾：马伯庸，著名作家，作品涵盖历史、幻想小说、影视评论、时事随笔等诸多领域。作品《寂静之城》2005年获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洛神赋》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

马伯庸粉丝群体庞大，目前微博粉丝数量为34万余人，平均转发为千次以上，最高转发达2万余次，荣获2011年度博客天下评选，最有趣味微博奖。本次讲座主要探讨以微博为载体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特点与内容，追溯网络谣言如何产生、传播以及进化，并与古代谶言、谣言进行比较。

免费 | 旅行 | 新书

让我们一直走在路上：《一个人走世界》新书分享会

2012年12月22日（周六）18：00—20：00



地点：雨枫书馆•崇文馆（新世界女子百货2F）
嘉宾：唐人立，生于1989年的天蝎座，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大学期间走过了200多座城市，留下了10万余张照片。在不同的地方遇上许许多多难忘的人，他们让漫长的旅途曲折却温馨着。

重点推荐 | 免费 | 胡同 | 摄影

《旅行家》沙龙：我看见的胡同

2012年12月22日（周六）14：00—16：00



地点: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798艺术区内）
嘉宾：胡成，摄影师，撰稿人

曾经有数以千计的胡同，密布在北京的四九城里。那些胡同，曾经清幽、疏朗。忽然某年，忽然某月，那座曾经的北京城，忽然灰飞，忽然烟灭。城垣不见了，胡同也不见了。城垣总还留下些影像，可那些胡同呢？

“之前一直有人见过，但他们却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些不见了的胡同曾经的模样，也将永远不再知道。所以，我需要记录下我所看见的胡同，用影像与文字告诉你们。或者，你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为记录，为纪念北京的胡同与北京城。”

免费 | 版画 | 新书

版画今日谈

2012年12月23日（周日）14：00—16：00



地点: 今日美术馆（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苹果社区）

2012年，今日美术馆将馆内公益项目“马爹利今日艺术讲坛”系列讲座结集出版。第一辑为版画方面讲座的内容整理，讲演者从不同的角度、目的出发，阐释对版画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从版画的入门、启示，到西方汉学的图像系统，从基本制作到中外版画历史传承……本书深入浅出地让读者在品读欣赏中跨越“看热闹”的门槛，更深一层去体会版画独特的魅力与美感。而随新书发布同期举办的讲座，作者们也将共同作客今日美术馆，与大家一起谈谈“今日”之“版画”。



我们书店（青岛）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2012/12/15　总第82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